





創造社叢書

第十九種

抗 爭

鄭伯奇著

上 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8

本書著者的其他著譯

評 論

1. 時代的印象 (纂輯中)

戲 劇

2. 犧牲 (纂輯中)

翻 譯

3. 魯森堡之一夜 (改版中)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廣告

抗 爭

1928 1 15 付刊

1628 2 15 初版

1 — 1500 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目 錄

第一 部 戲 劇

抗爭	1
危機	23
合歡樹下	54

第二 部 小 說

最後之課	85
忙人	102
A與B底對話	114

第一部 戲劇

抗 爭

外 兩 篇

抗 爭

(獨幕劇)

人：

林逸塵 二十三歲

黃克歐 二十八歲

沈小鶯 十七歲 咖啡店侍女

阿招 十九歲 同

阿巧 十九歲 同

客甲，乙，丙，丁。

外兵A，B，C。

咖啡店主人。

羣衆

巡捕

不登場。

時：

早夜——一九二七年夏。

地：

上海市內的一座小咖啡店。

景：

舞臺面爲咖啡店內的廣廳。

舞臺深處有玻璃窗及開放之正門。前面左方有櫃

台，台傍另有小門可以出外。

棹子三五臺，椅子十數把。電燈初明，表示早夜

光景。

幕開時，客甲，乙對坐飲酒，阿巧，阿招倚桌而立

，對客談笑。 沈小鶯獨立櫃台前，俯首弄指。 主人高坐櫃台後閱報。

客甲 阿巧，這幾天可曾看電影去？

阿巧 那裏能夠去呢？這裡只有我和阿招兩個人忙得要死，一點兒空閒都沒得呀。

客乙 你們不是又添了一位麼？怎麼還是這樣忙？

阿巧(目示小鶯) 她麼？再不要提。她只曉得裝樣子，一點也不合我們一道兒。什麼事還都要我們兩個去做呢。

客乙 這也難怪。她才來呀，你們將就點就好了。

客甲 她叫什麼名字？

阿招 她叫小鶯，我們叫他鶯鶯小姐呢。

客甲(調笑) 她要是鶯鶯，你可肯做紅娘麼？

阿招(假怒) 李先生總不規矩，拿人開心。討厭得來。

阿巧 李先生，你別胡想。小鶯原來是做官

人家的姑娘，不比我們，容易受人欺負。

客乙 怪不得她怪靚靚的，原來是大家的
閨秀。

阿招(笑) 唉呀，了不得，王先生也想作張
生了嗎：

林黃由正門登場，至左前方桌前坐下。阿招，阿巧，
相視而笑，故意不動；沈小鶯無法，乃遲遲至林黃前。

沈小鶯(低聲) 兩位先生要什麼？

黃克歐 喂，小林，你要什麼，人家在問你
哩。

林逸塵 問你呢，偏你忙。(視單) 冰淇淋…
…香艸…… 檸檬…… 朱古力…… 汽水…… 橙汁
…… 啤酒……。還是吃冰淇淋吧。

黃 好，就拿兩個冰淇淋來吧。

沈(至櫃台旁，小聲) 冰淇淋，兩個。

主人(不快) 我也曉得是冰淇淋兩個，倒底
是什麼冰淇淋呢？香蕉麼？檸檬麼？你也得問個

明白！

黃(大聲) 檸檬吧,檸檬吧。

沈(小聲) 冰淇淋兩個,檸檬。

主人 照呀,還得客人教給你哩!

林(向黃抱怨) 你總是性急。人家還沒有來問,你就趕着講了。

黃(笑) 你願意她再來麼?

林 胡說!她來又怎樣,

客乙 怪可憐的,她還不大懂得規矩。

客甲 阿招,發個慈悲,幫她招呼招呼點吧。

阿招(冷笑) 女人家不敢見面子好一點,噯啲啲,大家都要心痛死了。

客乙 呵呵,阿招還沒有吃大菜,先喝起西洋醬酒來了。

阿巧 阿招,不要理他,他沒有正經話的。

阿招,阿巧,同至櫃台前。主人將冰淇淋兩杯放於台上,阿招趨前搶去,放入盤內,持至林黃處。

阿招 黃先生來了，今天是兩位一道。

黃 沒法子，又被他拖來了。

阿招 這位先生貴姓？從前不曾多見過。

黃 從前當然多見不到，一個禮拜以前，他還不在中國呢。

阿招 黃先生講笑話哩。可是真的。

黃 自然是真的。不信你去問他看。

林 在外國住慣了，珈琲店也成了生活的需要了。可是前一兩年，我在上海，還沒有看見過女子招待呢。

黃 這也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的一個現象罷。

林 昨天阿于講的話怕是真的：剛才那位確實不像此中人。

黃 阿于的話，我從前也有所聞，不過不像你這樣熱心，沒有打聽過罷了。你問問阿招便曉得了。

阿招 什麼事情？

黃 剛纔招呼我們的那一位，不大在行。

阿招 你說的是鴛鴦小姐麼？她在這裏，還要擺小姐的架子，怎麼會在行呢。

黃 她來了好久了？

阿招 來了五六天了，和我們連多餘的話都不講的。

林 真可憐！這樣做下去，主人也不喜歡，小帳也得不到，她真要苦死了。

黃 頂好你們分班做事，要公道點。

阿招 讓給她的生意，她都做不好，怪不得別人呀。

林(向黃) 你問問，她真是沈劍雲的小姐麼？

阿招 這倒不曉得。只聽說她的阿爹從前在上海辦過報，還做過幾任官。

黃 那麼一定是的了。沈劍雲本是安徽名士，辛亥前，來上海做過申江民報的主筆，鼓吹革命，很有點聲名。革命的時候，曾做過南京政府的秘書。帝制時代，去日本亡了幾年命，袁世凱倒了，他才回來，做過一兩任小官，以後就沒消息了。

阿招 黃先生很熟悉人家的家事；倒好像報館的先生呢。

林 他的家怎麼會在松江呢？

黃 這有什麼希奇？他來上海，大約不過像你我這樣年紀。後來也許朋友介紹，和一位松江女子結了婚，大約因此便在松江落業了。

林 這倒也說不定。

阿招 黃先生從來老實。這回對於阿鶯却熱心起來了。

黃(微笑，搖首) 我倒不熱心，熱心的另自有人呢。

阿招 可是這位林先生？

黃 不是他，還有誰呢？

阿招 可是真的？

林 別聽他瞎說，

黃 阿招，你很聰明，還是做個好人罷：你去找小鶯來。他現在心裏正不自在，你再問問他，他會老羞成怒哩！

林(微慍) 胡說，胡說！

阿招 別的事都可以，阿鶯我卻使不動呀。

客丙，丁自正門入，據甲，乙之隣桌而坐，阿招去與阿巧趨前招待。

客丙 這家地方倒很清爽。

客丁 此地房間雖小，布置倒很好，招待又周到，確是上海灘上有數的。

阿巧 兩位要什麼？

客丙 拿兩瓶汽水來。

阿巧(向櫃台) 汽水兩瓶。

客丙 早曉得這裏，我也不到加利珈琲店去了。今天真倒霉！珈琲沒有喫成，幾乎吃了外國火腿。

客丁 我告訴你，外國鬼子多的地方去不得，你偏不聽，險些兒吃了虧。我們倒還好，那店子的損失，一定不小呀。

客丙 洋鬼子，見了自己人，倒很客氣，可是在中國人的面前，一點道理也不講。

客丁 對你有什麼道理講。要講道理，也不派什麼軍艦，飛機，機關槍來中國了。你還不知道麼，今天報上登載滬西什麼地方的女人被幾個英國水兵強姦得幾乎死了。

客丙 算了，算了。不要再講這些掃興的話了。這裏倒很安靜，我們坐坐談談，早點回家去休息吧。

阿招 兩位先生看見洋兵打架麼？

客丙 是呀。豈止看見，幾乎挨打。

阿招 隔壁雅園，聽說，昨晚被他們把盤子，酒杯，花瓶摔了滿地，巡捕來勸，還挨了一頓飽打呢。

客丁 你們這裏不來吧？

阿招 今天午上來過兩三個人，還算客氣。

丙，丁相顧默然，阿巧持杯及汽水瓶，置杯於丙，丁面前，開瓶注水。

客丁 這位大姐很熟的，那裏見過面？

阿巧 先生常來這裏麼？

客丁 我想起來了，你以前不是在樂園當過招待麼？

阿巧 是的。做過兩個月。……唉呀，對不住，袖子弄濕了。

客丙 不要緊。不要緊。

阿巧取布來，爲丙揩衣袖。阿巧自去，阿招隨之。此時林黃吃冰淇淋，林則時時頃耳丙，丁談話。

林 他們在講外兵常常騷擾，你聽見麼？

黃 我有什麼不知道。在上海，這已竟成了家常便飯了。中國人不爭氣，自尋恥辱，怪不得別人！

林 老黃，不知怎麼，我今天不痛快得很！

黃 ……

林 上海真無聊得很，我實在不能再住了。

黃 你上那兒去？上漢口去？還是回家？

林 老黃，不是講笑話，你看她可以做得下去麼？

黃 你說誰？可是沈小鶯？……幹得下去也好，幹不下去也好，你我管不了這些。

林(黯然) 據你說，她本是書香人家的子女，這種忍辱獻媚的生活，她爲何受得住？

黃(正色) 什麼書香人家不書香人家。你要曉得，資本主義最初的犧牲，就是這種封建制度的殘骸。尤其是中國，是被外來的資本主義征服的，這種結果，更覺悲慘。現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挾着頃山倒海一般的勢力侵入中國，連我們自己，什麼時代被這潮流淹沒，都說不定，那裏還有工夫管他人的閒事情呢？

林 話雖這樣說，但是她的父親從前也是爲革命出了力的，那料想他的子女還要受這種屈辱。

黃 唉！難道這也是革命的罪過麼？

林 你今天專和我反對。我不和你談了。

黃 笑話，我又何必和你作對。實在告訴你，歸國後這幾年，我把什麼都看穿了。這一次革命的變化，尤其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的

什麼努力，什麼運動，都打不翻進化的自然程序。而將來的社會潮流，一定要把我們一捲而送歸于無何有之鄉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我們才是最不重要的角色。從前我也很妄想，現在我却明白了。活着一天，我便吃一天，玩一天，在那半醉半醒的朦朧鄉裏，創造出些幻想的快樂，聊以自慰。你聽了又要說我頹廢，但是這也是無可如何的。譬如對於那位密司沈，在你或者還有一種戀愛的感情，我卻不然，連對於異性的興會都沒有了。

林黃談話時，阿招對阿巧附耳密語，視林及沈而笑。
阿巧作怨阿招狀，乃由櫃台取畫報一冊，授意於沈，使其持至林黃處。

沈 先生要看報麼？

黃 謝謝你。請給他吧。

林 這是畫報。中國也有了這種玩意兒麼？

沈 是的。

黃 聽說姑娘是松江人，是的麼？

沈 是的。

黃 松江有位沈劍雲先生，姑娘可知道？

沈 是我的父親。

黃 原來是沈劍雲先生的小姐。(半獨語)劍雲先生是一代名士，卻不料身後零落一至于此。

林 現在革命潮流，發揚到這步田地，女同胞們，從軍的從軍，從政的從政，沈女士却在這裏受這種折磨：這真是傷心的事，唉！

沈 先生……

黃 姑娘家中還有什麼人？

沈 只有母親和弟弟。

黃 家中的生活，可是全靠姑娘來維持麼？

沈 是的。家中原來少許有點田產，年年打仗，佃戶誰也不肯納租。雖然有些零星積蓄，避了幾回難，也用完了。沒法子，現在全憑母親和我作工來度生活的。

黃 請你不要見怪。我們本不應該這樣尋根究底，問你的身世；因為這位林先生對你很同

情，所以白問問。林先生是一位文學家也許把你的身世描寫出來呢。

沈 謝謝先生。但是發表出來，恐怕不妥。

林 請你放心。我愛惜……不，我對於女士同情，我決不能把你的身世寫出來，供無聊的人們作開心的材料的。我要想代沈女士一般不遇的人們，向社會問責的。

沈 先生寫出來的時候，讓我來讀讀。

黃(調笑) 他是個詩人，也許寫成詩呢 你能讀麼？

沈 父親在時；常常教我做詩，可惜我年紀太小，不大懂。不過在學校的時候，有一個詩會，我也加入的。

林 我今天却要飲酒了，克歐，你肯陪我痛飲一場嗎？

黃 好，我們就痛飲一場罷。沈姑娘，請你去拿一瓶啤酒，一瓶汽水來。杯子要拿三個。

沈 是。

沈去。外兵A，B，C昂然直入，阿招阿巧趨迎。

客丙，丁相顧失色，同時走至櫃台前付賬。

主人 汽水兩瓶，大洋四角。

丙如數付錢，與丁相率悄然退場。

外兵A 哈哈，我的姑娘們，我們又來了。

外兵B 這幾位姑娘們，倒很漂亮。

外兵C 姑娘們，來看我們照了這麼多的美人相片。

阿招(搶看) 唉呀，真好看。

主人(作不耐煩狀) 這批鬼東西，又來了！

阿巧 大人們要什麼呢？

外兵B 就要你哩，可愛的孩子；

外兵向侍女調戲，吵鬧不休。

客甲 喂，走吧。

客乙 好。

客甲 喂，算帳。多少錢？

主人 阿招，給客人算帳。

阿招 啤酒兩瓶，一塊兩角。

客甲付錢。

阿招 謝謝。明早來啊。

阿巧 王先生，李先生，去啦。

客甲 明朝會。

客乙 再會。

客甲，乙自正門下，阿招，阿巧送至門口。

外兵C 人都跑到那裏去了？

外兵A 這些東西，敢欺負我們！來呀！

A擲桌上花瓶於地，B，C拍手狂叫。

阿招 來了，來了。

阿巧 唉呀，兇得來！

二人趨至外兵前撫慰，復相互調笑。

林 我真看不過眼了。

黃 這樣的事，你都看不過眼，那麼黃浦灘上的飛機，吳淞口內的礮艦，你又看得過眼麼？昨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偶爾在街上散步，看見一條馬路口，站了五六個徒手的外國兵，還有一兩個非洲的黑人在內。他們看見過來的黃包車上坐的女子，一個一個都要摸摸臉，搵搵奶頭。有些年紀輕臉皮嫩的小姑娘，簡直嚇得眼淚花撲撲地亂滾。我當時看見了，就恨不得痛痛地打他們兩拳。我一個人衆寡不敵，想了想，也就算了。但是氣得我整整一夜沒有睡好覺。

林 這種事情，我也曾親眼見過。當時我真覺得非常悲觀。我想至少爲保護各人的家庭安寧，也應該想個辦法，不能平白地叫外國人這樣

糟蹋。再不然，上海不少秘密團體，也應該有一種結合，專對外國無禮的兵士，打報這種不平。然而什麼都沒有！中國人眼睜睜看見自己的妻女姊妹受人的無禮都不敢過問，男兒的意氣，一點也沒有了。

黃 還有什麼意氣不意氣呢！上海灘上的人，受洋大人的統治，五六十年，什麼氣都受慣了。就是這次戒嚴的時候，街上來往的男男女女，那一個不是教外兵和巡捕搜身摸腰的。婦女們被欺負的更厲害。試問誰說過一個不字。從前美國獨立戰爭，全憑各地方的民衆，自己武裝起來，和英兵對抗。美國獨立的成功，不全是華盛頓的武力，實在靠這種力量很多。上海租界上也有什麼商團，保衛團，却從來沒有反抗外國統治的表示。

林 克歐，我越想越不對。沈小鶯姑娘，絕對不應該再在這裏混了。再混下去，真不堪設想了。

黃 就連我們也不能在這裏再混。我們不

能再看這些畜牲們的醜把戲。

林 ……

沈自左方小門登場，持酒向林黃處走去。

外兵A 呀，啤酒來了。

外兵B 這位姑娘真漂亮，我們還不曾見過。

外兵C 喂，好孩子，把酒拿到這裏來！

阿招 要酒麼？大人們，不要忙，讓我去拿。

外兵C 不，不！就要她拿來。

沈驚惶不知所措。阿招趨至沈前，作耳語。沈視林黃作爲難狀。外兵B跑去拉沈。沈驚，盤墮地上，瓶杯破碎。

外兵B 你好不知趣，把酒瓶都摔了！

外兵C 來吧，來吧！管什麼酒，只要她人來就好了。

外兵C趨前，與B同拉沈手。外兵A拍桌高叫。沈驚極而哭。阿巧，阿招，不知所措。主人怒容滿面，而莫可如何。林怒，趨至沈前；黃亦起立。

林 你們這種無禮舉動是不行的。她有她的自由。

外兵C 呸！自由？你們還配有自由。

外兵B 你有挨打的自由。

外兵B言時以足蹴林，林踉蹌而退。林大怒復撲前以拳擊B腰，C擊林，林復擊其胸。B與C均後退。林乃携沈逃。外兵舉椅作擲擊狀。黃躍前持其手。

黃 逸塵，請你帶沈姑娘先出去，一切事都有我來擔當。

林攜沈由小門下。外兵三人包圍黃。門外窗外羣衆聚積漸多。

黃(怒號) 你們這輩沒羞恥的東西。你們受本國政府的豢養，欺負自己的同胞還嫌不夠，又來欺負我們。來，來，我給你們一個好教訓。

外兵三人向黃突擊，黃力抵抗之。

黃(狂怒) 來！我打死你！你們這些人類的反叛！

巡捕的警笛聲漸由遠而近。

羣衆 巡捕來了，巡捕來了。把路讓開。

主人(絕望) 唉呀，巡捕來了！

羣衆動搖與警笛狂吹聲中

——幕——

一九二七年八月，於上海。

危 機

人物：

米冷紅	畫家	年二十八歲
姚浣蘭	他的愛人	年二十一歲
張素貞	他的夫人	年三十歲
林露潛	浣蘭的密友	年二十三歲
姚宗唐	浣蘭的阿哥	年三十五歲
許震東	宗唐的朋友	年三十二歲
阿 菊	姚家的使女	年十六歲

時代：

現代

地點：

上海

佈景：

舞台面爲米冷紅的畫室兼客廳。正面及右面皆嵌玻璃窗。左右各有門戶：右手爲正門，直通住宅；左手爲便門，可以出外。室中陳列不須華美，然當典雅而富於趣味。正面窗上懸浣蘭初次畫像，爲一垂髻女郎的半身寫生。近左門處置畫架，架上畫布現出浣蘭坐彈滿都林(Mandolin)的畫像，尙未完成，但輪廓已具，臺下可以看出。左壁及正面，陳列冷紅的作品很多，無甚秩序。室之中央，置圓桌一，椅子數把。右壁近窗處，有沙發一。右壁上首懸自鳴鐘。

第一場

米 冷 紅

米冷紅(幕開時，從沙發站起，仰首視壁上自鳴鐘)
已經兩點鐘了，她怎麼還不見來啊？(緩步向畫架走去，獨語) 看她這幾天的神氣，莫非發生了什麼事情麼？(佇立畫架前，凝視畫像) 這像太過於寂靜了。彈滿都琳的女子，應該要有點南國的情熱。

第 二 場

米 冷 紅 張 素 貞

張素貞(作出外裝束，奢華而俗惡，當米獨語時，緩緩推門而入) 唉呀！先生，你又在這裏和你的姚小姐會面了！你今天又不到局裏去了麼？

米冷紅(聞聲，轉身視張) 橫豎局子裏也沒有事，不去也不大要緊。

張(譏笑) 我知道你自己的公事，比局子裏的什麼都要緊。你是什麼事都可以不做，但是每天和姚小姐的這一課總不可不上。你說是也不是？

米(冷淡) 沒有事，畫兩筆畫來消遣，也沒有

什麼不好。

張(氣憤) “沒有事，畫兩筆畫”，好意思，虧你說得出口！這一個來月，我問你都做了些什麼事？一天到晚，什麼事都不幹。只在鬧着畫畫，你還說是消遣。(米坐椅上)自從那天姚小姐來到你的畫室以後，局子呢，簡直三五天不去，就是去也不過是應個卯，老早就跑回來。就是在家裏呢，除過吃飯睡覺而外，差不多連面都見不到。一天只關在畫室裏，守着這位姚小姐，也不知你畫的什麼，消遣的什麼，就這麼着，我只看你怎樣結局。

米(急遮止) 有什麼結局不結局，你不要亂講。我們是純粹爲藝術的，請你放心吧。(張坐椅上，與米隔桌相對)

張(冷笑) 哼！我有什麼不放心？(威嚇)你們都不是三歲小孩子，法律的制裁，社會的輿論，你們都是曉得的。你就再沒有良心，再講藝術，我爹爹自小把你扶持至這樣大，你總不會忘恩的。姚家也是有體面的人家，她哥哥也決不許你

們隨便的。我有什麼不放心。到要緊的時候，我什麼事都做得，什麼地方都去得的，這倒請你放心吧！（米微露苦悶狀）你也是明白人，不要忘記了我們的苦心，從前我爹爹送你出洋留學，原不是叫你去學畫的，而你偏偏要學畫。所以老人家在世的時候常說：“冷紅出洋的時候，我本想他學習法政，回來得一官半職，好繼承他的家傳；誰知他不聽人言，偏要學畫，將來怎樣才可立身處世。”他老人家的話，一點也不錯。你想想看：和你同時出洋的人，那一個現在不是堂哉皇哉的，你在外洋住了六七年，回國來不過當一個窮教師，教小孩子們畫圖畫；熟人們連理會都不理會。好容易有了機會，朋友找你到軍隊裏去，不到一年，你又悄然返回上海來了。現在那時候的同事，又都是課長的課長，主任的主任。這也罷了。這回尋情托人給你找了這一件差使。你又不好好去幹。將來發生了問題，我們又有什麼面孔去見人。

米(著急) 好了，好了！謝謝你！你們的意思，

我也明白。以後緩緩再商量，也不在今天忙着講。等我這工作完成了，我的藝術有了寄託，就到局子裏去做死板板的工作，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張(冷淡) 局子裏去不去，隨你的便，我倒沒有什麼可以不可以。你就局子裏的飯碗破了，我也不怕沒飯吃。(和平)不過你要曉得：社會上的地位很要緊。一天只關在家裏畫畫，憑你什麼藝術，人家是瞧不起的。就連我們在人面前也都沒有面子。你既然明白了，好了，你就趕快把這張畫完吧。(得意滿面)好了，走了，我也不去管你的閒了。(起立，向右門緩步走去，忽回首)我今天和劉太太，陳小姐，黃姨太太幾個人去永安公司有點事，晚飯時候不要等我。(米始釋然，復常狀。張開門，見姚澆蘭俯首立門外，作不好意思狀；繼乃快然)哦！姚小姐！什麼時候來的，一點都不知道。(回首)冷紅！姚小姐來了！(向門外殷勤招呼)姚小姐！請進。請進！

第三場

米冷紅 張素貞 姚浣蘭

姚浣蘭（裝束質素雅潔，舉止溫柔端莊。登場時臉色異常蒼白，似突受打擊者。聞張呼聲，身不自持，悄然自右門入。向張米二人點禮。）

張素貞（殷勤） 姚小姐，今天有什麼貴幹，來得好晚。冷紅等得不耐煩，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微笑）我勸了好久，他才好點了。

米冷紅（當張招呼時，早已驅至張的身後。見姚入門，點首招呼，在無聊苦悶的中間微微露喜色。） 姚女士，來了麼。（驚訝）你怎麼樣了，面色非常不好！

張（滿面堆笑） 是的呀，姚小姐臉色真有點不好。你請在睡椅上躺躺吧。

姚（緩步至沙發傍，坐下） 對不住。

張 不用客氣，你先躺下養養神。等一會兒好了，冷紅好用心去描寫尊容。

米（憂慮） 請你靜靜養神，今天畫不畫，倒沒有什麼要緊。

姚（點頭） 不要緊，你們兩位不用擔心。不過身體有點疲倦，休息下子便好了。

張(低身至浣蘭的身傍) 你還是躺躺吧。我去拿杯葡萄酒來,你吃下去便好了。

姚(起半身) 又勞你的神,對不起,

張(以手作抑下勢) 不用客氣,我去去就來。

第四場

米冷紅 姚浣蘭

姚浣蘭(緩緩躺下) 渾身軟洋洋的,一點氣力也沒有。

米冷紅(至浣蘭身傍,俯身低聲) 你到底那兒不舒服?

姚 頭覺得有點暈,渾身似乎有點發冷。

米 這是用心太過的原因。莫不是家裏出了什麼事情嗎?

姚(微點頭) 家裏麼,是的,是有點小事情。不過沒有什麼要緊。

米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是否可以告訴我。

姚 …

米 我雖是對於世事不大中用,但是果真

可以給你爲力，什麼艱難危險，我都願嘗試。

姚(感激) 謝謝，米先生。但是……

阿菊以盤捧葡萄酒自右門上

第五場

米冷紅 姚浣蘭 阿菊

阿菊(置酒盤於桌上) 姚小姐 請用葡萄酒。

姚浣蘭(起半身) 謝謝，阿菊姐，請就放在那裏。

米冷紅(走至桌前) 太太呢？

阿菊 太太出門去了。太太說，請姚小姐好好靜養一會兒；這裏和家裏一樣，不必客氣。

言畢阿菊自去

米(目視她的行動，作不快狀，身久不語)

第六場

米冷紅 姚浣蘭

米冷紅(良久乃至桌前，斟酒半杯，持至浣蘭身傍)

姚女士，請飲這杯酒。這裏什麼都不方便，請你

莫要見怪。

姚浣蘭(欲起立，米以手止之，乃坐下) 米先生，
真對不住得很！(從米手接酒杯而飲)

米(站立浣蘭身傍) 你總是太客氣，那杯酒吃了，你先靜靜躺一會兒。要是還不見好，就叫阿菊去找陳醫生來看看，弄點藥吃吃也好。

姚(飲酒畢，以杯還冷紅) 不用費神，這杯酒已經夠了。(言畢，復躺下，閉目靜息)

米(置杯桌上，輕步環走室中。至Convase前，注視畫像，復回首視浣蘭顏色，微掉首。復至正面所懸第一次畫像凝視，復轉首與浣蘭顏色相較，不覺微嘆) 唉！

姚(微睜目) 米先生！

米(回首) Hein?(復走—浣蘭身傍)

姚 你嘆息麼？

米(搖頭) 沒有什麼？

姚(悽然) 米先生，你不用瞞我。我曉得你很苦惱。都是我不好，給先生添了多少無端的憂慮。

米(急遮止) 沒有的事。你不用多心。方才我

不過看見你前次的畫像——你記得那是三年以前畫的。那時候你與現在大不相同。所以我不覺失聲嘆了口氣。

姚(懇切) 米先生！

米(持椅坐在澆蘭身傍)什麼？

姚(含淚) 我對你不起，我很明白。

米(否定) 你又多心了。我已講過沒有什麼。

姚 米先生，你聽我說：因為我自己不留心，惹起了你的夫人種種誤會。方才你的夫人和你吵鬧，我在門口已經隱隱約約聽見了。我一時心中非常難過。我本想轉去。但是不知怎樣，腳下一點氣力也沒有。恰好張女士出來招呼我，便身不自主地走進來了。現在想起，我還覺得臉上發熱。

米(安慰) 對不住，對不住。不料今天那本怪劇，早已被你看見了。橫豎她那種人除過吃飯，穿衣，瞧瞧影戲，玩玩遊戲場以外，一點什麼都不曉得，她那裏曉得藝術的神聖，她更不配理解我們底純潔的友情。所以我索性硬着耳朵儘她

講，她一陣自己也覺得沒意思了。你現在身體不舒服，還是不要理會她吧。

姚 我現在已經好了，不要緊了。（欲起坐，米以手止之，乃復躺下）你的夫人，她也有她的道理。我一點也不能怪她。不過因為我而使你們不和，我覺得對你非常過意不去。

米 難道因為她的無理取鬧，我們便破棄藝術，破棄友情麼？

姚（遮止） 不是，不過我近來漸漸不甚自由了。我的哥哥……

米（急，驚） 你的哥哥……你的哥哥怎麼樣了？你的哥哥已經給你訂婚了麼？

姚 還沒有這樣快，不過他已有這個意思。今天早飯時，我和哥哥衝突了。

米 就是為這個問題麼？

姚 哥哥叫我和許震東同遊西湖去，我拒絕了。

米 他想叫你和許震東……

姚 大約是的。

米 就是中西大學教授的那位許震東博士麼？

姚 就是他。他是我哥哥的中學時代的朋友。

米 聽說……

姚 我哥哥非常崇拜他，說他是中國現代有數的人物。

米 但是我聽說……

姚 但是我不大喜歡他。到美國去了不到三四年，就提了個博士頭銜來驕人。今晚，跳舞會；明晚，影戲場。(強笑)他把上海當作他們美國的紐約城一樣看。這種人，那個看得起！

米 是的，聽說這位許博士在美國的時候，也是這樣，只是玩，不甚用功。

姚(點頭) 其初，我本不願意。因為哥哥極力慫恿，念他是哥哥的老朋友，稍稍同他周旋周旋，誰知他原有這樣的野心。

米(安心) 那麼，女士同他疏遠點好了。

姚 何嘗不是這樣，但是看哥哥的神氣，像

是很有決心，今早他的態度也是很絕對的。所以我同哥哥衝突了以後，一氣兒趕到這兒來，想把這工作快點完成了。那曉得……

米 謝謝女士的苦心！——那麼女士想和我以後斷絕了？

姚^(悲) 以後的事，那裏曉得。只怕這張畫都不成功，那就太辜負米先生了。

米^(感激) 浣蘭女士，我真感謝你！你真是我底唯一的知己，我底藝術的唯一的恩人。我真感謝你！

姚 ……

米^(右手扶沙發上，熱烈) 浣蘭！——啊，請恕我不客氣，這樣稱呼你了。浣蘭，你還記得初次畫像的時候麼：那時候你是三年級，也許是四年級。我在講堂第一眼看到你，我心裏感覺得異常的滿足：我發現了我所幻想的美了。我當時便下了決心，要把這理想的美傳於不朽。我便大膽要求你到我的畫室來！你也不管同學的猜忌和譏笑，慨然答應了我。我還記得你來了不過四五次，

這張畫便成功了。我對於我的藝術天分，一點沒有自信，然而這張畫却特別使我得到藝術的感激和安慰。以後，我也還做了許許多多的作品，沒有一個可以比較得上的，所以藝術給我的快樂，就是你給我的快樂。我在藝術上的成功，也就是你給我的成功。浣蘭！我應該怎樣感謝你呀！

姚^(驚惑) 米先生說得我倒無話可講了。米先生給我畫像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才好呢。

米^(熱烈地繼續着講) 以後，大約不到一年光景，我便辭去了教職，和學校脫離關係了。教員的呆板生活，我本不願意做，但是那回的辭職，却非出於自動。我本想等你們那班畢業以後再走的，然而你畢業的時候，我已不在上海了。我辭去了白墨黑板的生活，進入到長銃短劍的軍營裏。藝術和我絕緣了，美已跑到不可接近的彼岸。眼前所展開的只是獰猛的鬥爭和醜惡的死。那時候，唯一的慰安，就是學校生活的甜蜜的回憶。我常想，假使我就這麼着死了，也有個不滅的遺產：就是你的畫像。在這畫像底下，我發生

許許多多的感想，然而現實畢竟是鐵石一般不可變易的。我的靈魂也慢慢地鐵石化了。就這樣生活了不過一年，我已經變成一個麻木不仁的肉的機械了。

姚(同情) 真的，米先生這樣的人去到軍隊中生活，一定是很苦的了。

米(熱烈繼續) 是的，我終於忍受不住了，我奮然回到上海。因為環境的關係，我依然不能自拔。不然，我的生活每况愈下了。我由殺氣滿滿的軍隊中間，跳到死氣沉沉的官場內面來了，我的痛苦比以前更加厲害了。我對於現實生活，發生了恐懼和逃避的念頭。當這時候，無意中，我忽然遇見了你。我一見了你，對於藝術的憧憬也復生了，青春的情熱又燃燒起來了。我決意屏絕一切，暫時潛沉於藝術。我又冒昧地請你來到我的畫室，你又慨然允許了我。我是多麼愉快，多麼幸福！

姚 我也是非常快活。像我的這副模樣，要得到米先生的靈筆而不朽，才真是無上的幸福

呢。

米(悄然) 但是你現在又要舍我而去了。(姚欲言，米以手勢止之)這不怪你，也怪不得你的哥哥，都是我不好。也許是我的藝術退步了呢，這次的製作，進步非常遲緩。一提起筆來，就有種種複雜感情燒着心頭。(微笑)本來這三年間的生活，已經使我生活變化了。但是現在的你，也不復是三年以前的你了。你底朝霞般的容顏，已經微微帶了秋色，而我的禿筆，也失却了當年絢爛的色彩。這又可以算是主觀客觀的一致了。論理這張畫確實可以成功。但是這半個多月，我們到底有點什麼成績？現在你却要永遠舍我而去了。

姚 先生不必悲觀，我總要使先生完成工作。

米 ……

姚 就是有什麼障礙，我也要戰勝它。我已經曉得先生，對於藝術的熱烈，和對於我的厚意了。

米(決心) 浣蘭！你能(暫時嚴重的沈默)容許我

這樣的人來愛你麼？

姚(驚惶) ………

米(嘆) 浣蘭，你不用怕我。我並不是惡魔，也沒有野心。我只很忠實地愛你，(熱烈)我也會時常分析我底矛盾的心理狀態。我知道我的心中充滿了對於你的愛慕。但是社會上種種制度緊緊束縛着我，我從來不敢暴露我的心中的秘密。這種矛盾心理，使我的心中不會得過一刻平靜。因此一切勇氣和興會全都消失了。這張畫，到現在還沒有眉目。我也知道對你不起，但是因為制作的未能完成，反可以延長我們面會的時間。現在呢，我立在生死的歧路了。我再要因循下去，我自己的生命都要消失了。我再也不能否定我的愛，我再也不能否定我的生命，我再也不能放棄我的藝術。我要貫徹我的愛，以求藝術與生命的一致。浣蘭！這樣的愛，你能容受麼？

姚(驚羞) 米先生……

米 浣蘭！請你再不要叫我米先生。我是你的冷紅，或是你的路人，請你宣佈吧！

姚 我真不知道怎樣好 我雖鈍感，我也知道
道你對於我的情意。但是到底叫我怎樣才好？

米 請你承受我的愛吧。

姚 但是我不能破壞你的家庭，我不忍掠奪
張女士的幸福，

米(失望) 那麼你終要棄我而去了？

姚 ……

米(決然) 不能！不能！我再不能爲她犧牲我的
愛和藝術了！浣菊，我因爲素貞的父親是我的
父執，父母亡後，承他照顧一切，所以對於舊式
婚姻，我也委曲求全。不料這委曲求全的婚姻，
竟成了我生活的總破產。唉！我忍辱含垢已經夠
了，不能再讓步了。浣蘭，我已下了決心，我要從
這淤泥中跳出來。請你援助我吧！

姚(羞喜) 冷紅，我應該怎樣安慰你？

米(擁抱姚) 浣蘭，多謝你！你接收了我的愛
了。今而後，我是你的了。我情願爲你死，必要的
時候。

姚 冷紅……

米 好，我們和社會宣戰了。我們就死了也甘心。

姚 我要去露惜姊姊那兒去，你肯同我一道去吧。

米 我們去吧。她一定很歡喜。

二人自左門下

幕半落而復上，表示時間經過

第七場

姚宗唐 許震東 阿菊

阿菊(推右門入) 先生，先生，有客人來。

許震東(着美國最時髦的服裝，舞手杖) *Good*

morning, Mister 米!

姚宗唐(隨許身後) 米先生不在嗎?

阿菊 先生不在哩。不知上那兒去了。

唐 你方才不是說在家嗎?

阿菊 是的呀，方才我親眼看見先生和姚小姐兩個人坐在這裏談話的呀。也許在門外散步呢。(開左門觀望)也沒有的，到底上那兒去了!

許(以手杖叩地) 這是怎麼一回事!

唐 那麼一定是和浣蘭一道出去了。我們就在此地等吧。浣蘭的洋傘放在此地，他們一定就回來的。

菊 兩位先生請坐，我去給先生們拿茶。

唐 你一個人太忙，不必客氣。我們隨便坐坐就好了。

菊 那麼請你隨便坐坐，對不住。

自左門下

第八場

許震東 姚宗唐

許震東 這裏還有葡萄酒，這位米先生似乎還曉得衛生。

姚宗唐 大約是給浣蘭吃的吧。她今早出門時，顏色非常蒼白。

許 這位米先生是開廣告公司的麼？

唐 不是，他是畫家。

許 畫家，他就應該畫些漫畫在報上發表

發表，又可以賺錢，又可以作教育。這些紅一塊綠一塊的，有什麼用處？在紐約，這種*Business*是很少的。

唐 他倒很努力，畫的很不少。（見浣蘭未成像）這不是浣蘭的畫像麼？她來了許多次，怎麼只畫了這一點兒？

許 所以是獸子。這樣畫，多麼不經濟，在美國都用照像了，美國的照相很發達。

唐（見第一次畫相） 這不也是浣蘭的像麼？怪不得這樣久，他原來已經畫好一張了。

許 這張畫，還好。精神活潑，像個網球選手。

米冷紅姚浣蘭推開左門，

見姚許二人在內，驚立

第九場

姚宗唐 許震東 米冷紅 浣姚蘭

許震東（瞥見浣蘭，立起，脫帽招呼） *Miss*姚回來了，請進來呀。

姚宗唐 浣蘭！啊，這位是米先生麼？（此時二人已入室內與許姚二人招呼）我們等了好久，怕有一個多鐘頭。許先生不耐煩要走了。

米（辯解） 因為姚女士精神不好，我們出外散步，路上遇見姚女士的朋友，談了一陣話，因此回來遲了。對不住得很。

姚 這是我的哥哥。

唐 初次會面，請以後時常指導。這位許震東博士是浣蘭的親友，想來米先生也知道的。

許 兄弟是新由美國得學位回來的。因為找 Miss 姚，來到米先生的貴府……。看見米先生畫了許多畫非常佩服，剛才還同姚先生說米先生真有天才。同美國的 *Raphaël* 不相上下呢。

米（冷然） 兄弟不過隨便亂塗，（嘲笑）不配比美國的什麼 *Raphaël*。許先生錯獎了。

唐 浣蘭，我們一路回去吧。

姚 不回去，我們還有事情呢。

唐（儼然） 有什麼事，橫豎不過是畫像，散步。你還是同我們一道回去。

許 Miss姚，大約忘記了。Miss姚不是和我約定了，我們倆今天要去西湖旅行的麼？

唐 我今早已經告訴過你了。現在許先生又親自來約你，你得快快回去收拾東西，預備趕今晚夜車去。

姚 我現在不想去西湖，更不願和許先生一道旅行。

唐 這孩子太任性胡說。許先生有什麼不好？他是博士，他是教授，他是上海的時髦紳士，我們的同學幾百人中只有這樣一個人！有什麼不滿你的意？

許 姚女士，大約你因為跳舞時候，我時常……

米 讓我多說句話。姚女士既然不願旅行，兩位就是強迫她去，也沒有什麼意思。

唐 什麼叫做強迫，我是他的哥哥，為她的幸福，我有命令她的權利。

許 是的，這是很應該的。

米 不是這麼說。姚女士去與不去，本有她

的自由。無論什麼人似乎都不應該蹂躪她這天賦的權利。許先生在美國專治法律，當然可以理解。

許 這些自由主義的思想，在美國已成了過去的陳物。現在西洋各國都正研究我們中國的老子孔子哩！

唐 米先生，這不干你事，也用不着你來干涉。並且我再說句話，你就不應該騙這不識世故的年青姑娘到你這畫室來。在旁人看來與我們的家聲很有關係。無論你什麼藝術也好，我姚宗唐的妹妹不能給繪畫匠當模特兒的。

米聞言憤激發抖，澆蘭怒極而泣

姚 哥哥！你欺侮了我，又來侮蔑米先生。你的意思，我全知道。你們定下陰謀，想騙我，去西湖，解決我的終身大事。那是萬萬不行的！不去！我死也不去！

張素貞立聽許久，此時突自右門掩入

第十場

姚宗唐 許震東 米冷紅 姚浣蘭 張素貞

張素貞(外出裝束，似方自外歸來) 唉呀!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今天出去，總覺得放心不下;急急跑回來，果真出了事情。是冷紅得罪了那一位嗎?唉!我簡直不明白。冷紅口笨心拙，大家不要和他計較。姚小姐:該不是爲你的什麼事嗎?唉!

姚宗唐 這位是張夫人麼?你來得正好!哼!你們米先生把良家女子當模特兒來描畫，還不算事，竟然干涉起別人家的事來了。我看這事不僅關係我們姚家，連女士你自己都有關係哩!

姚浣蘭 你們自己定下圈套害人，反要得罪米先生。(向張貞素)張女士不要信他們胡說，

唐 那個胡說!

許 那麼我們去吧。

張 姚小姐，令兄和許先生來找你同去，一定是爲好事，你還是回去的好。冷紅這人有點怪脾氣，你不要聽他的話。他這十多天告假畫畫，

已經惹了許多閒話。今天又爲小姐的事情爭吵，更要不好看。將來出了什麼事情，我們如何擔當得起！

林露惜倉皇，推左門而入

第十一場

米冷紅 姚浣蘭 姚宗唐 許震東

張素貞 林露惜

林露惜(奔至浣蘭前，執浣蘭手) 浣蘭妹妹你在這兒果不出我之所料。

許震東見林入，轉身而觀畫狀，面背林

林 姚家阿哥，你也來這兒了。米先生，方才欠禮得很！這位是米夫人麼？我是林露惜，姚浣蘭女士的好友。(走至許身旁)我說怪熟的，你不是許震東博士麼？

許震東(無法行禮) Miss林，從那兒來？

林露惜(涼然) 從那兒來？還不是從岫雲妹

妹處來。聽說許博士近來很忙。自從和岫雲妹妹遊了西湖以後，一回都不曾去過她那兒，前天在半淞園撞見，博士簡直不認得她了，連招呼也不招呼。

許(面赤) 我並不曾遇見過她，怕是她誤認了人。(裝勢)我近來很忙，因為萬國法學會要在上海開會，我被推為主席，不能不預備一篇演說稿子，所以不得空兒。

林(嘲笑) 是的呀！演說稿子得預備，戀愛的情書也得寫，主席要當，跳舞的教師也得做。你許博士真是“能者多勞”。(正氣)不過我要告訴你。岫雲妹妹已經上了你的當了，我的浣蘭妹妹可是不許你妄想，我有真實憑據，你得小心。

許(強作寬大) 你們的頭腦太舊，簡直不懂男女交際，我也不和你們再講了。再會，再會。

許自右門逃下

當林揭許黑幕時，衆皆面面相覷。浣蘭面呈安慰信賴之色，冷紅則有喜色，宗唐與張氏則呈驚訝之色。

唐(見許去，始發言) 不料他是這麼一個人，
怪事怪事。

林(對宗唐) 姚家阿哥，先怪你不是。你只曉得看招牌，只曉得勢利，浣蘭妹也被你害得夠了。你從前想把她給四十多歲廣東商人作繼室。你也曾強她和某闊人的傻瓜公子跳舞。這回你又看上博士了。我把西洋鏡給你揭穿了。看你羞不羞。

唐(口吃) 我…我不過是爲她的幸福…

林 幸福?好聽得很。別人的幸福你能給他代謀麼;一個人的幸福,只有他自己用痛苦換來的才是真的,那裏容別人來越俎。

唐 浣蘭,你候一會兒回來吧,我先去了。

張 姚先生慢慢走。

唐張同自右門下

第十二場

米冷紅 姚浣蘭 林露惜

米冷紅將行，林露惜以目止之

林露惜 我問問你，你們倆剛才在路上對我講的話，是真的麼？

姚浣蘭 爲什麼不真？

米冷紅 真的，請林女士放心。

林 我就是有點不放心你米先生。你曉得浣蘭妹妹是天真未鑿的純潔女士。她對於社會雖抱着未知的不安，她對於異性却抱有很大的憧憬，米先生你的責任很大，

米 難道林女士以爲我怕死麼？

林 你們真要死麼？不過我想你們倒可以不必。我方才在路上別了你們以後，我便到王岫雲妹妹家去，我才知道這位許博士是這樣一個無聊的東西。我就趕來此地，專意告訴浣蘭妹妹的，不料他們也在這裏，現在他們都被我趕走了。這是你們最緊要的時期。你們倆都站在人生的危機上了，這危機固然可以使你們死，但是也

可以給你們新的生命。只要你們勇猛前進，這危機是不難克服的。況且一方面的敵人已經逃走了。米先生只要你拿定決心，我信你們一定得到勝利的。

米 林女士放心！我已經決心了。我不能爲滿足他人的虛榮來犧牲我的愛和藝術。我要把我的一切捧獻給我所最心愛的。

林 好極！那麼你們倆當我盟誓。（執兩人手使其相握）

兩人緊緊握手

林露惜 浣蘭妹妹，同我先到我家裏，米先生晚一會兒也來，我們商量辦法吧。

張素貞（聲） 姚先生慢走，我一陣着人送姚小姐回去。

林露惜 好了，我們的事才畢，她又要上場了。

一九二七六九上海

——幕——

合歡樹下

(獨幕喜劇)

人物：

北地青年

南國少女

其他男女學生及兒童多人

時代：

現代

地方：

廣州

背景：

學校校園之一部。後方中央爲一小丘，丘上有小小茅亭一所。亭之四周，花草綻開，灌木雜生其間，紅綠相映。亭後及兩旁，巨樹矗立。亭前爲廣道。舞台中央之前端，爲廣道之一段。是處置有長椅一具。椅後草地上，合歡樹兩株，左右對峙。電燈即繫於兩樹中間之鐵絲線上，適當椅後之中心。

南國的孟冬，恰似江南初夏。

合歡樹正帶着滿副盛裝。早夜的涼風，吹送着溫暖的花香，做出香甜惱人的南國空氣。

滿弦的月，放出皎白的月光，遍照大地。

幕用時，寂無一人，祇聽得遠方吹送來的繼續的囑歌聲。

少頃，女生甲，乙，丙三人登場。

女生甲 噯呀，走累了。

女生乙 噯呀，我也走累了。

女生丙 連我也走累了呢。可是你們兩個看，這樣好看的月光，這樣溫暖的香風，別說把這小小的花園轉一兩個圈兒，就是由東山跑到西隄，由荔子灣跑到燕塘，把廣州城整整轉一個圈兒，我的興頭還跑不盡哩！

女生甲 真的，這樣好的天氣真使人落着不下。我素來不愛夜裏行街的，都叫你們倆個勾引出來了。

女生乙 可不是，這樣時節，要不是黃埔戒嚴，我們可以坐一隻小艇子，由游泳場轉芳村，由芳村轉虎門，在珠江上觀月唱歌，多麼快活呢！唉，真的多麼快活呢！

女生丙 真的多麼快活呢！

女生甲 你們倆個，再不要發癡了。那裏不是有一條檣子，我們還是休息休息罷。高興儘管高興，我的兩腿却有點不聽命令了。

女生乙 好，我們就休息一會兒罷。

女生丙 我可要坐在中間呢。

三人嘻笑相爭，須臾坐定。

女生丙 你們瞧瞧，還不是我坐在中間了麼？

女生乙 誰能爭得過你，你是有名的英雌呀。

女生甲 你們倆個不要吵，讓我靜靜養一養神。…唉呀，是什麼花，你們聞聞這樣香？

女生乙 是呀，又香又甜，怪迷人的。不是桂花嗎？

女生丙 傻瓜！不是那合歡樹的花麼？

甲，乙兩人亦隨丙回頭望後面合歡樹

女生乙 不錯，是的呀。怪不得這樣香。

女生甲 噯呀！頭上頂着這樣潔白的月亮，

身邊吹來這樣溫醇的花香；我們真是到了天國了！就在這裏靜靜坐着譚心談到天明，我都是快活的。

女生乙 懶蟲！你說的總是懶話。

女生丙 譚心？同華倫鐵諾一樣風流倜儻的人物來譚甜蜜的心，是不是？

女生甲 這丫頭看電影看的發瘋了！開口華倫，閉口羅克…

女生乙 慧貞姐，你說錯了，她是想男子想瘋了，不是電影…

女生丙以兩手摸女生乙腋下，

女生乙（且笑且叫） 噯唷！…噯唷！…再不說了！再不說了！

女生丙（以手作抓乙臉皮狀） 你再說，我抓破你的臉皮。是你想，還是我想？

女生甲（含笑調停） 噯呀！你們倆個真是狗和貓一樣，見面就要鬧。

女生乙 好了,好了,規矩點罷。過路的人看見要笑話呢,(瞑目作睡狀)

女生甲(作滑稽狀) 你也不用吵,她也不用鬧,我來講個故事,大家笑一笑。(故作莊重)話說鄙人前天無事看了一部小說,真真有趣的很呀!...

女生乙(張目而笑) 那部書叫什麼名字?

女生甲(故作冷然) 書名麼?我却忘記了。也許我並沒有看過,是別一個人看的,有什麼要緊?(笑)

女生丙(熱心) 不管你自己看過沒有看過,你先說說那是一段什麼故事。

女生甲(平常態度) 一個年青而多情的女子,嫁了一個老牧師。那老牧師也頗愛她,但是他的愛情除過吃飯穿衣以外,什麼也沒有。他不知道體恤她,更講不到理解她了。她是多麼可憐呀!現在的不滿使她回復到過去的追憶。她小的時候,少女的時候,也有過一段浪漫史(*Romance*),還是在小學校的時候,同學中有一個少年很愛

護她。別人欺侮她的時候，他總是幫助她；她非常感激他，當英雄一般崇拜。所以一直到她出嫁爲止，她總一個人在心裏暗暗地描畫他。現在呢，她已經是有夫之婦了，他也不知到那裏去了。有什麼法子呢？她每天到海邊去洗衣的時候，她便一個人空想，假使那青年現在駕一隻小舟來，突然把自己搶去了，那是多麼快活。一切痛苦完結了，新的幸福開始了，而又是多麼浪漫的一件事情呀！

女生乙 那青年到底來了沒有？

女生甲 誰知道呢，我還沒有讀完哩。

女生丙 何必一定在海邊上？這樣好看的月光，這樣迷人的花香，這樣神秘的夜景：假使那青年從後面來，抱住你接個吻，還不是一樣。

女生甲 這丫頭瘋了，我在給你們講故事，你胡說什麼？

女生丙 你講故事也好，你的故事也好，只要浪漫就好了。

女生甲 不要說了，看我搯你的嘴！

女生乙(站起) 好了，我們可以走走別處吧。
這裏的花怪香悶得我心頭突突地跳動。

女生丙(起立) 走罷。上觀音山去。不然我們
便去長隄。這樣好看的月光，這樣迷人的花香，
這樣神祕的夜景，是不是(視女生甲而笑)也許是小
舟要來的時候了。走罷。

女生甲(起立，正色) 再別胡說，有人來了，
我們走罷。

三人緩步下場。男生甲，乙，丙，丁四人隨即登場。

男生丙 她們跑到那裏去了？

男生丁 前刻還看見淡紅衫子的影兒，怎
麼就跑得不見了？

男生甲 你們也太熱心了，不見也就算了，
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男生乙 你們瞧瞧這麼好的月光，我們還
是在這樹下的長凳上休息罷。

男生甲 我很贊成，我們也跑得很倦了。

男生丙 不然，趁着這麼好的月光，我們正好月下訪美呀。

男生丁 老張無論什麼事，老是熱心不足；刻刻只有他起勁，現在他却主張休息了。

男生乙 不然，在偉大的自然美的前面，一切人間美都失其威權了。

男生丁 你又來了。什麼是自然美，什麼是人間美？你的臭道理偏多。

男生甲 他的道理倒多着呢。只是沒有一個能夠成立的。

男生甲 讓他一個人在這樹下冥想他的自然美去吧。我們還是趁着這麼好的月光……

男生丁 我看還是這樣罷。我們分兩路去尋：一路到上邊亭子上張望；一路便順着這條路跟去。

男生甲 不對。這麼着便要岐路亡羊了。還是你們倆個先到亭子觀察，我和老張，留在此處作畱守。只要你們把敵人形勢偵察得十分清楚，我們再分途截擊，不怕敵人不一鼓而定。

男生丙 你也是個懶鬼。自己想佔便宜坐一會兒，偏獻出這些鬼計策。

男生丁(向甲) 好，就讓你這個懶骨頭佔便宜。(向丙) 阿陳，我們就到亭子上先看一看去罷。

男生丙(向乙) 喂！畱守司令當心點兒，可不要叫自然美迷了心竅，給敵人抄了老營。

男生乙(狡笑) 盼不得敵人肯來抄老營呢。

男生丁 走罷，別理他！…哼！這是什麼花，怪香的。

男生丙，丁且笑且語，攀木分徑，走向亭子去。男生甲，乙相視而笑，拂衣坐長凳上。

男生甲 阿張。

男生乙 什麼？

男生甲 怪難得的，這樣浪漫的晚上，是不是？

男生乙 這樣浪漫的晚上，可是他們一點

也不覺得呢。

男生甲 阿陳和阿王嗎？

男生乙 可不是。

男生甲 我看不見得罷。

男生乙 有什麼不見得呢？他們只曉得跟女子，那裏曉得這些。

男生甲 不是這麼說。自然美也好，人間美也好，都不是我們獸坐在這裏可以滿足的。真正的鑑賞：是要把自己去投射到對象的裏面才可以的，譬如我們感覺今晚是非常浪漫，我們自己也應該浪漫浪漫點兒。我們覺得這種的花兒香，月兒明，我們就可以歡舞，歌唱，乃至尋求美麗的異性。在偉大的自然的懷抱裏面，我們第一便要恢復我們自然兒的態度。在偉大的自然的懷抱裏面，我們要忘却什麼禮教，什麼社會法則，什麼萬物靈長的種種臭概念。在偉大的自然的懷抱裏面，我們要拋棄一切哲學，科學，常識等等理智的產物。我們要的，只是陶醉，只是悄恍，只是物我渾一的第三世界。這樣才有真的快樂，

真的幸福。阿張，你說是不是呢？噯呀，我發瘋了，我怎麼一個人演說起來了！

男生乙 就是演說也好，我也不去駁辯。不過我看見一般人的快活，心理總覺得怪寂寞的，因而不知不覺地會起一種反感。尤其是在異性面前，我只看見他們那些人們做起來肉麻的樣子，我簡直踢促不安！就譬如方才看見那幾個隱約的影兒，我們大家都很有意思來尋訪。但是看見他們兩個那樣飢渴一般追求的樣子，我的高興便飛向九天去了。

男生甲(同情) 這真可惜！其實我自己也是一樣：雖然講得冠冕堂皇，到要緊處 還是被種種無聊的觀念束縛着。在異性的面前，我尤其是個未出過茅廬的小孩子。

男生乙 我想起了：從前讀過一個法國心理學家做的戀愛論，很有趣的。他大膽地說，戀愛是一種病態。看見阿張阿王的那種瘋狂的樣子，我方才想起來了。他們怕正是害那種戀愛病的吧。哈哈！

男生甲 我却不這麼想。戀愛若是病態，什麼才算是常態。就是吃飯，我們的精神狀態，也和平常不一樣。專心一志做事的時候，更不用講了。那麼吃飯，做事都能說是病態嗎？原來常態，病態，都是科學家假定的比較名稱。生機活潑潑地去生活的時候，那個管得了這些空話。不過戀愛確實是我們一生中的最大的偶然。

男生乙 偶然？

男生甲 是的，最大的偶然，最決定的運命。一個人的幸與不幸，樂生與求死，大都是由這對於異性的交涉而決定的。斯特林堡，叔本華一流的厭世觀，都可以說是來原于這個偶然。所以小膽的我，提起戀愛兩字，真有點怕。

男生乙 那麼，我們在異性面前的拘束，也許是恐怖本能呢？

男生甲(微笑) 也許是的。但是這樣畏首畏尾，呆手呆脚的，一定不免成個落伍者。維芮斯所賞識的只是冒險的實行家。冒險，行動：這是戀愛生活中唯一的策略。

男生乙 照你這樣講，那麼世俗的成功者，
個個都可以得志於情場了。

男生甲 這倒未必；但是戀愛場中的懦夫
決不會成功於現實世界。

男生乙 那麼詩人，藝術家都不必是情場
中的幸運兒了？

男生甲 我相信，一千首香艷的情詩，抵不
住一個熱烈的接吻。女性們…

當甲，乙對談時，丙，丁由亭子走下。甲講說時，兩
人已走至他們的身傍。

男生丙 老劉倒不錯。別人拚命找尋，你們
兩個坐在這裏，倒大談其接吻女性們了。

男生乙 不要攙嘴。他正在誇獎你們哩。

男生丁 哈哈，好！他在誇獎我們能接吻
嗎？

男生甲 你先說，你們偵探的結果如何？

男生丙 走遠了，大約出後門去了。

男生甲 我們也走吧。坐在這裏，我就變成書痴了。

男生丁 你本來不是書痴嗎？哈哈，我倒要問你方才怎麼接吻的呢？

男生乙 走走也好。那麼就走吧。

甲，乙起立。

男生丙 還是跟她們去麼？

男生乙 怎麼都可以。

男生丙 那麼從這兒去。

乙丙前行，丁持甲臂隨其後，下場。

男女兒童若干人由後方小丘奔馳而下，且跑且唱歌。

兒童(合唱)

花兒清香月光華，

月光華，

大家趁月來採花，

來採花。
採了一朵黃花，
媽媽頭上插；
採了一朵紅花，
姐姐房內拿！
剩下白花沒處法。
沒處法。
大家檢來供養它。
供養它，
花月清香月光華。

(唱畢分散，各自採花。)

男童甲 這是什麼花？
男童乙 是那紫紅花麼？
男童甲 唔。
女童丙 那是洋花。
男童乙 不是，不是，那是野菊花。
男童丙 什麼野菊花，是洋菊花。

女童甲 這樹上的花，真紅得好看。

男童甲 喂！不要亂折，夫役看見會罵的。

女童乙 我當是什麼呢，原來是苔莉花，一點也不香，不要它，不要它。

女童甲 誰要它呢！

女童丙 來呀，來呀，你們聞聞，香得很，香得很。快來，快來。

男童甲 不要嚷，夫役來了。

男童丙 什麼？什麼？

女童丙 香得很，你聞聞看。

男童乙 是桂花，是桂花。

女童甲 不是，不是，桂花沒得這麼香。

男童甲 這裏沒有桂樹，那裏來得桂花香。是這樹上的花香。

女童丙 不錯，不錯，是這樹上的。這叫什麼花呢？

男童丙 是外洋的。

女童丙 管它外洋不外洋，你說到底叫什麼花？

男童丙 誰知道呢？

女童丙 誰問你哩！

女童乙 我知道這樹的名字，我可不知道花的名字。

女童丙 你說 你說。

女童乙 我說了，你們可不許笑。

男童乙 不笑，誰也不笑。

女童乙 我不說。說了，他一定笑的。

男童甲 我真不笑。誰笑誰是狗。

女童乙 我說了：這樹是和尙樹。

男童甲(忍笑) 花呢？

女童乙 我說過，我不知道呀。

男童甲(笑) 我可知道。

女童丙 快說，快說。什麼花？

男童甲(正色) 尼姑花。

女童甲 胡說，胡說。那裏會有尼姑花哩。

男童甲 有和尙樹，就不許有尼姑花麼？

哈哈，哈哈。

男童乙 哈哈。

男童丙 哈哈。阿順真狡猾。

女童甲 阿順真狡猾！

女童乙 阿順不是好人，欺負我們。

女童丙 不要理他。他再欺負人，下回我們不同他一塊兒玩了。

女童乙 誰同他玩哩？討厭的！

女童丙 誰來替我摘一朵下來。我要這花呢！

男童甲 誰敢摘看！夫役來了，不敢去報告校長。

女童丙 誰要你摘呢？誰偏會多嘴。

男童甲 我不去摘，誰也不敢摘。

女童丙（向男童乙） 你去摘一朵，好不好？

男童乙（視男童甲） 我去……我可不敢。

男童丙 算了吧。誰肯去呢？夜間上樹不是好玩的。

女童甲 走，走，我們去吧，他們都不是好人。

女童乙 他們都不是好人，我們不要同他

們玩吧。

女童丙 我想這樹上的花呢。我想拿回去
問問爸爸到底是什麼花。

女童乙 算了，算了，問它做什麼。

女童甲 那不是螢火蟲，我們捕螢火蟲去
吧。

女童甲，乙，丙向道傍 深處逐螢。

女童(合唱)

螢火蟲，螢火蟲，
飛進了花叢；
花叢深處放光明，
要和月亮姐姐鬥威風。

男童甲(和)

……鬥威風
花叢深處放光明。

女童乙 哦！那個壞蛋又來了。

女童甲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快來，這苔

莉花下落了一個螢火蟲。

女童丙 慢慢地，不要嚇走了。

男童甲 哇！

女童丙 你硬硬把它嚇跑了，短命鬼！你真不是好人！

女童乙 你再這樣欺負人，我便要告訴班長。

男童甲 班長和你要好，我却不怕。

男童乙 噲！那裏來了人啦。

女童丙 一定是夫役來了。都是你們喜歡吵，老王那個活小鬼又來了。

男童甲 我們走吧。老王來問誰摘了花，都是她們的事。

男童(一同) 走呀，走呀。

女童甲 我們也走吧。給老王捉住了，校長要罰我們的呀。

女童乙 }
女童丙 } 走吧。我們也走呀。

男女兒童紛紛跑下。

青年與少女攜手緩步上場。

青年年齡約在二十五歲左右，身高體胖，眼帶一副薄度的近視鏡。他的性情很急，並且很神經質的，所以講話的時候，他常常口吃，唇邊也時時震顫。

少女身體矮小，面色淺黑，眼大而深，都是嶺南民族的特色。雖非神經質，她也很容易興奮，故表情亦較一般女子爲強烈。年約十八九歲？

青年（凝望四周）這裏倒很清靜。今天游的人特別多，嘈雜得很；難得這塊清靜地方，供我們談話。

少女（茫然）什麼？

青年 我說這裏很好談話。

少女（注視青年）什麼很好？

青年（作奇怪的廣東音）這裏很好。

少女（更不懂）很好？

青年（絕望）她會不懂我的話，這真沒法子可想！（自語）我的話，固然有許多人說是不容易

懂，但是若是在北京，誰還能不懂我的話呢？（義憤口吻）廣東這個地方。真真是外國一樣，簡直不懂中國話。

少女（發呆） 中國話懂！

青年（着急） 那裏懂！我講了半天，你一句也不曾懂。

少女 懂！

青年 真懂麼？

少女（點頭）

青年（高興） 是的，我的話；你應該懂的；受了高等教育的你，那有不懂中國話的道理呢？也許是方才我說話太快了，自然你聽不懂。（半自語）我真不行，性子太急了；人家都說我的話難懂。好了，我以後我要注意慢慢地說話了。（以下語調徐緩，一句一頓）廣州地方很好，可以代表南國情調。你看那天空的青色，青得多麼可愛。在北方，天空也是青色，但是那種青色，却和這個不同，我沒有去過意大利，西班牙那些南歐地方，但是我讀過描寫那邊的自然的作，我曉得那裏的天

空是很好的。廣州天空也正和那裏的天空一樣的：都是南國情調。我愛南國的天空，我愛南國的情調。我愛你（聲調微帶振動）我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和南國的天空一樣的美麗，神秘，朦朧。

少女（不解所語） 蒲先生，你讀你新作的詩麼？你的詩好難解，但是我很愛讀，

青年（亦不解少女的言語）（自語）這回她倒懂了，我卻不懂。中國真難，一樣的中國人講了許多種話。不是你不懂，便是我不懂，有什麼法子呢？馬女士，頂好你還是講中國話吧？

少女 中國話？

青年（作奇怪的廣東音） 你講中國話，頂好？

少女（搖頭） 沒好格。沒好格。

青年 爲什麼沒好格？中國人講中國話，爲什麼沒好格？（忽有所悟）她原來一點也沒有懂我講的話。（絕望）沒法子，沒法子！

少女 你的詩，我都沒有聽懂。頂好你寫出來，我看。

青年 寫……

少女(比勢) 是啦。寫出來，我看。

青年 好啦，我就寫出來。

青年急忙由衣袋中取出鉛筆和記事冊，持至眼邊，作欲寫狀；忽張望四周，見合歡樹，點頭，乃走至樹傍，左手按冊子於樹上，右手持鉛筆匆匆寫下去，此時頭與樹之距離，相去不過一兩寸。寫時頭稍擺動，忽與樹相撞。

青年(微慍) 我們倆真是世界上最弱，最可憐的人了。這樹都會欺負我。

少女見青年動作，局促不安，見其頭與樹相擊，更作不忍狀。她的眼光向四處放射，索求一個更安全更美善的地方，忽見樹下長檯，乃以手牽青年臂，指示坐位。

少女 那裏不是一條長檯子，我們去坐在那裏寫。

青年(隨少女手看去，見凳大喜) 好極了，好極。

了。這條橈子就是我們倆將來的幸福的 *Oasis* 的象徵。

青年攬少女手，并坐橈上。

青年(興奮) 密司馬，這裏真是寂靜極了，沒有一個人可以妨礙我們的譚話，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擾亂我們倆的平和，我們和污濁的塵世脫離了，我們發見我們的埃田園。這裏有的，只是花香，只是月明，只是大自然的神秘的節奏。這樣的環境，只有你和我享受着。我願我和你永久永久享受着這樣無上的快樂。永久永久享受着這樣的快樂，這便是我惟一的理想。(感極而顫動)
密司馬！密司馬，你……(口吃)

少女(解其意而不知其所云) ？

青年(口吃) 你你你……(抑制) 你以為怎麼樣呢？

少女 很好，很好，你寫出來，我看。

青年(掃興) 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我錯了，

我太過於興奮了。我又拿我自己的想像去下斷定了。我錯了，我錯了，我應該一句一句寫給她看。唉！

青年俯身，急忒在冊子上寫了幾句，交於少女；少女本低首視他書寫，見他交來，急速取去。

少女(速讀) 這裏真是清靜極了。沒有一點世俗的妨礙。這裏只是花香，只是月明，只是大自然的神祕的節奏。這裏只有我和你，只有和你的…愛。

少女作含羞狀，乃寫數字，交與青年；青年兩手微顫，持至眼邊。

青年(口吃) 我是沒沒沒有人愛愛愛愛的人，你爲什什什麼愛我？(讀畢) 你也是沒有人愛的人嗎？不，不，你是很可愛的人，我怎麼能不愛你呢？

青年寫詩：少女從傍邊偷讀。

少女(小聲) 你是很可愛的人，我怎麼能不愛你呢？你真可愛！你的什麼都可愛。我最愛你的眼睛，又晶潤，又神祕。(獨白)畢竟他是個詩人，很富於情感。但是我還要問他。

少女復寫數字，青年搶去急讀。

青年 我的眼眼眼有什什什什麼可愛？我我我這個人人是不不不值得愛愛愛的。我是一個個個沒有能力力力的人。

青年匆匆寫數行，遞於少女。

少女(且讀，且點首) 請你放心。我也是沒有能力的人。我也是沒有人愛過的人。我的生活寂寞極了，和撒哈拉的旅行一樣，但是自從那天在

張醒公君家裏見了你，我好像陡然遇到一道光明，我的精神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才知道荒涼，敗頹，以外還有人生。希望又在我的胸中發芽了。我希望你不棄我，在這灰白的人生的旅途上，我們攜手偕行，我們都是弱者，我們更要互相保護。

青年（少女讀時，點頭表示同意，末後） 密司馬，我們都是弱者呀，我們更要互相保護。世上的壞人多得很他們專會欺負我們的。

此時涼風蕩漾，吹送花香，而遠方笛聲，依約繼續可聞。

青年 這樣風清，月白，花香，鳥語的晚上，我們倆獨坐在此地談心。此時此景，真是浪漫極了，我們將來決不要忘記這一晚呀。

少女（不解所語，欲有寫問） ？...

青年找尋冊子與鉛筆，方欲寫示少女，而電燈忽熄。

月光爲浮雲所遮，合歡樹下陡成黑暗。

青年 你看看看電燈也熄熄了，月月亮也不不見了。眼前成成成了黑暗世世界。我們的前前前途也說不定定就是這這這樣的。我們要緊緊握着手，永遠不不要分離。

青年攜少女手起立

少女 怪冷的，我忘記了帶頸巾。你不覺得冷嗎？

青年 我們永不要分離，我們要打破我們的一切黑暗勢力。密司馬，我真愛你！我不知道怎樣樣說才才好！

少女 我們回去吧。這裏風吹得怪冷，立久了會受風的。

青年（愈形熱烈） 密司馬，你是我的的光明，你是我我的心臟。你你你是我的生命！

少女（微覺戰慄） 我有點怕，這裏又黑暗，又

冷…

青年(狂熱) 你怎麼樣了？你你能容許我我愛你嗎？你總沒沒沒有直接接答覆過我我的問題。

少女 我覺得我的腿有點發抖。

青年 唉！請你你聽聽我的心心臟是怎樣鼓動！

少女 電燈怎麼還不明呢？

青年 我我却等不得了！密司馬……

青年突拖少女於懷，熱烈接吻。少女初略示不願，繼則任其所爲。

電燈忽然復明。遠遠聞歡呼聲，拍掌聲，四周頓形熱鬧。

青年與少女驚駭，離開，仰視燈光！

——幕——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稿，上海。

第二部 小說

最後之課

外 兩 篇

最初之課

屏周猛醒來翻起身一看，床頭的馬蹄鐘剛指在四點三十分上。

“還早呀！”

一面說着，他却翻身起來了。正是陽歷九月的天氣，但已不十分熱；在京都這地方還覺得有點冷。屏周放輕脚步走下樓梯；在屋後井裏汲出了一桶水。他脫掉寢衣，先行了一遍冷水摩擦，又用水把頭也澆洗了，此時他覺得渾身的血好像在沸騰着一樣。接着，他悄悄開了前門，向對面那座小山上散步去了。

這天是屏周的學校開學之日。他心中正自有無限的愉快；那更堪風物佳麗，越使他陶醉了。他來到山上的時候，太陽還未出來。時際久雨新晴，路邊的茂草上露珠盈盈，把他那未穿襪的雙腳浸得冰涼，反覺得給他添送了多少愉快，微風陣陣吹來。帶着說不出的一種快感，他便趁勢行了一番深呼吸，精神越發覺得清爽。

④ 他的心花怒開了。向樹林子走着，他心裏暗暗地想道：

（我自己真是幸福呀！同班的人也有四五十個，東西南北各各四散，自己獨有幸運來此福地，譬如C那樣病弱的人，被強派到金澤去了。金澤那裏不是一年之中有六個月是雪雨的冬天，雪積至四五尺以上，…C真可憐呀！我記得他幾次要求改換地方，終沒有成功，去的時候，那一種不歡的樣子！再如Y呢…但是我總算幸福的了，恰能如願，分到這千餘年的古都，東邦的名勝地來…風景真好！看遠遠地在那石面的山頂，太陽

又漸漸上來了。…)

太陽把他的思想打斷了。世界頓然像變了顏色，遠山也不作暗綠色了，帶了些微黃。樹上的露水兒，見了日光，晶潤潤地，真成了無數的珍珠顆。

(怕有六點多鐘了)

一面想着，他轉身向原路走回去了。

太陽送他下山來了。他口中微聲在歌唱，他足下敏捷地走向前去。忽然，他立定了脚步，他長吐了一口氣，好像行深呼吸似的。

(是的，我今後要發憤讀書才好呀！——他心中想了——自從來了日本，已經一年多了，何嘗平心靜氣讀過一句書，想過一回事。成天的被感情衝來激去，幾乎要得神經病哩。…得如今來到這山紫水明之鄉，從此須不要辜負，我從今日起要作規則的生活，要讀我想讀的書，研究我想研究的學問。我要一步一步向光明的地方去，我不願使山水笑人喲！)

這樣想着，他一面緩步向前走去，他的精神益發爽快了。一陣他來到下山的路口上了，他連跳帶跑地奔下山去。

半點鐘之後，屏周已在一條蜿蜒大路的人海中蠕動。這條大路，當屏周來了的這幾天，都靜悄悄地像死去了的一樣，今天卻很熱鬧。滿街上上下下都是向西面去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穿洋服的，着裙子的，差不多把街道擠塞了。還有許多小學校的男孩，女孩，背着書包，拿着草鞋啦，算盤啦，也來在這人海渦旋中混竄，像很有趣地。

這些行人（除過小孩）大都是向屏周去的那學校裏上課的。他們個個都是衣冠齊整，步武堂皇，三個成羣，五個成隊，說說笑笑，就是在旁邊看的人也都覺得一種快感，但是屏周呢，却不知怎地心頭帶了一種不可言說的悲哀，和感傷，他回想起來他從前所經歷過的，種種學校生活，差不多眼淚要落下了。他也不知道這是為甚麼，

但是他却有意力把眼淚吸住了。也許眼淚是本不會下來的，因為他來日本已一年多，經過非流淚不可的時候，心酸想哭的時候，也不知有多少次了，他却沒有一次能夠流淚的。況且這日，他很有興頭，一點寂寞之感，他立刻打勝了，他又去描想將來的快樂。

到了學堂門首，他已看見了一堆人，黑壓壓地來講堂前面。那講堂是木造的二層樓，牆壁都塗成了豆青色，也還雅潔。這座樓的東首，有一座泥造的平房，像是新蓋的，西面是一座大空場，有些橫架，木馬，浪橋，一定是操場無疑。遠遠地在廣場的那面，有一排樓房，從那邊出來的學生也不少，屏周想那必是寄宿舍了。講堂前面，正對着大門，有一座小土堆，栽有幾棵低矮的花樹，四面圍着鐵鍊子。路是用打碎了的石塊鋪成的，靴子啦，木屐啦，（日本人呼為下駄 *Getta*）在上面走過，沙沙的響聲，非常好聽。

此時熱鬧極了，話聲，笑聲，脚步聲把耳朵差不多會聒聾。屏周也頗想找個人講話，但是他

四圍張望，一個認識的也沒有，不免又把頭低下。正這時候，忽有人拍他的肩頭。他一驚，回頭一看，才知是和他從前同班的周裕之。兩人見面，當然有一番寒暄。周裕之便問他什麼時候到的？住在那裏？他一一回答了，屏周接着也問他的情形。周裕之便道：

‘我在東京，那兒把你沒找過？我因為你從前來過京都，所以很想同你一塊兒來，那曉得再也不能遇到，一個人來這裏也沒有什麼苦，…你從前說的真不錯，這裏人也還覺得淳厚些？我想再不至像在東京那樣淘閒氣吧。’

‘是的怕不至於此吧，你到底住在那裏？地方好嗎？能不能看見大文字山。我那兒連比叡山也遠遠可以望見哩。’

周裕之便也回答了他。他們倆談話中間，又走來了幾個人，同他們招呼。不一會兒，他們那個小團體也居然聚到七八人之多了。

上堂的鈴噹——噹——響了。廣場上的人們各自散了。屏周也和他的朋友點頭分手，找自

己的講堂去了。本來，學堂於開學之前，定有始業，面會 宣誓種種儀式，屏周覺得無意義，完全沒有到過，所以到了開課之日，他還不知自己的講堂在那裏，好容易找了半天，在樓角上找見了掛E2牌子的一個房子，他便挨身進去了。已經黑壓壓地坐滿了一堂，唧唧喳喳嚷得正熱鬧的時候，大家看見他一個人偷偷摸摸地進來了，都打斷了話頭抬起頭來望他。這一下，他更不好意思，他覺得兩股紅潮直上了耳根似的。他不曉得自己的位子在那裏，但是他又不願意去問他們，他只好低頭搶步走到對面窗戶底下一個空位子上坐了。因為他曉得留學生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後的。

他甫一就坐，全堂的人聲又鼎沸起來了。他也不去理會：他此時正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在內沸湧。正悶沈沈地，他忽然聽得後面兩個人講話聲音，無心地進了他的耳朵裏。

一個說道：‘朋友，你進學堂爲什麼？將來學那一科呢？’

彷彿另一個聲音：‘我學的是政治科。吵，我將來想入政治科給我們大日本帝國做一個政治家哩。’

問者那個的聲音：‘我是入經濟科的，大帝國的發展還是經濟呀，政治幹什麼？’

這個又答道：‘但是我們帝國不是已竟成了一等國了嗎？我們今後不在政治上圖發展，我們東亞主人公的面子便要丟了呢！你看就譬如人種平等問題……’

好像一個第三者的聲音：‘朋友們，那不是一樣麼？我們東亞的主人公什麼都要的。好在我們帝國的鄰家有一個大肥豬……’

接着一陣鬨笑夾着嘈雜的亂語聲。屏周正要隱下心頭的氣，仔細往下聽的時候，忽然他們再無聲說了。一抬頭，他看見教師開門進來了。他機械一般跟着別人站起來行禮，教師點了個頭，機械一般，他又跟着別人坐下。

那教師是個三十才過的人，體軀很矮小。面

孔小而圓，一隻很大的近視眼鏡，差不多遮去了他的一半面孔，兩手擎在桌子上，他埋首在一本很大的簿子上看。原來那是一本名簿，所以一會兒聽見他發出很大的聲音——和他的人比較起來，更顯其大——在喊什麼 *Ate* 什麼 *Baba*。當他喊一個人名的時候，底下便答道 *Hai*：這些，一年所學的，已告訴屏周這是一回什麼事了。這位先生，更有點怪癖，時而偏偏頭，時而擺擺身子，屏周正在看得很好笑的時候，忽然聽那先生向他喊道：

‘喂，你是什麼人？’

屏周的注意觀察，被這麼一問打斷，倒吃了點小驚。

‘我叫做 *So Hei Chu*，’他答道。

‘哼是呀，你的名字這簿子上沒有。你不是日本人。你是朝鮮人嗎？清國人嗎？’

屏周聽了這話，不免又有點冒火。朝鮮人，他却不氣。最難受是清國人三字。他從前初到東京，找中國公使館，他向人問了幾次，中華民國

的公使館在那裏?’沒有人答他，他後來忍聲吞氣說：‘支那公使館在那裏?’那時才有一個人向他，問道‘你問的是清國公使館嗎?若是清國公使館便在坡上。’他當時把 *Shin koku* 這三字聽不清，他還在默想的時候，四周站的那幾個人，都早避開他走了。沒法子，他向坡上走了三五步，他猛然口裏咕嚕道：‘是的，*Shin kaku, Shīn kaku* 清國，清國，*Baka!* 混帳王八蛋!不信你這王八遑支那兩字也不懂。*Baka, Chikushō!* 可憐的 *So Hei Chu!* 那曉得他到了他那神聖的公使館，不僅五色旂未掛，門首那兩塊雙龍的銅牌，還牢牢的釘着在呢!他到日本第一次受了這刺激，他半年之間常常在腦中保留了個新鮮的印象。每當他們朋友們三五聚首，講日本侵辱中國的時候，他必定要把此段故事講出。可是他今天又聽見‘清國人’三個字了——乃是出之於從事高等教育的一位先生的口裏。

他立刻想站起來和他爭論，但是他用力把自己的氣頭按納下去。

‘我是中華民國人’他冷靜地答了。

‘什麼，中華民國？我怎麼不曉得？支那吧。’

那先生答了，向屏周投了一瞥輕蔑的目光，全堂的人都嘩——地笑了。此時他早起時的愉快的感情，被幾次不快之波蕩盡了。屏周卻是個耐性的人，他想自己是來留學的，不是淘氣的，他只暗中鼓了一口氣，復聚集精神，高提雙耳，去聽教師的講話。

這天是星期三，這第一時間是地理課。只見那先生合了名簿，推在一邊；解開了一個黃絹小包袱：一隻手壓住在包袱裏的一堆書上，一隻手抓住棹緣；伸了一番身子，他開始講話了。講話中間，只見他不住地在棹子後面搖動，可惜他身子太短小了，僅僅肩臂以上在左右擺動，好像一個鐘擺在倒豎着一般。這先生除了搖擺之外，更有點咳嗽的病，但說是病又未免過火，總之他有這種脾氣罷了。他又當他說到得意的時候，好瞋住面前無論那個學生，好像發問道：‘是嗎？你贊成我嗎？’但是屏周總覺得他瞋自己的時候太多，

因爲他講了下面一段話，

‘諸君！——他說了——今天是地理課的第一時間，暫且稍稍給諸君點注意。諸君都是中學卒業的秀才，將來都是擔當我們大日本帝國的旋乾轉坤的偉大事業的人，我就是不說，諸君也可以曉得，我若是說了，諸君還可以揣透言外之意。話歸本題，從今以後，我是給諸君教地理的，諸君對於地理的常識，也都很夠了，我想給諸君教的，乃是經濟地理和政治地理。諸君要曉得（言至此稍停頓）我們大日本帝國現在已是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了！（身體大搖擺，目注視屏周。）諸君高興要呼萬歲了嗎？但是，但是大大的錯誤了！試問我們海軍能敵英美那一國？經濟力能敵英美那一國？支那市場上，我們能壓倒英美嗎？你們忘記了支那全國的排日嗎？（聲色俱厲，停頓稍久。）却說我們的殖民政策怎樣呢？大戰中出了那樣大的死力，才得了南洋這樣小的些小島，荒島。（以手指比勢）那麼着你們就滿足了嗎？我們還有滿州，但是蒙古不占那是沒有價值

的。此後如何全在你們努力了。原來日本人壞呀，已經成了五大帝國之一，却把自己看作很渺小的國家，這是根本錯誤了！你們看支那人！（目注屏周，復轉向對面天花板角。）他們走到那裏，人家討厭他們，叫他們做豬，他們却只是去，泰然地去。世界上最多而處處都有的只有老鼠同支那人……’

於是全堂的人鬨然大笑了。許多好像在議論屏周一樣。屏周此時覺得樑子几子都像火做的，燒得渾身只在發熱。他想站起來，他想和那先生辯理，但是那結果他是曉得的。許多次他淘過這種污氣，到頭還是落得沒趣，你講他不該對你無禮，他說：‘我原不是對你講的，不算失禮。’你講他不該這樣鼓惑學生，他說：這是他們的大政方針。結果還是國家主義壞呀，現代社會的組織是不合理呀；屏周此時又回復到他從來的舊思想去了。

（我們畢竟都是——他想了——微微的砂粒一樣地投在茫不可知的一個荒洋中的

荒洋，這洋真是風緊浪高，我們稍一不慎，便淪沒了。我們爲在荒洋中救我們的淪沒，我們才這麼着，離羣去國去找安全的法子。那麼我們各不同國的人相見，正自禁不得相互擁抱，相互握手，流着歡喜的熱淚，道別來的痛苦，賀未經淪沒的幸福，這才是正理。怎麼這樣醜詆別人？是必如此，才可以慰自己在荒海中所受的不安嗎？

（但是——他又想了——就讓到一百二十步講，國家主義也正要誇人之長來救己之短，怎麼把人家的長處抹殺？這不是騙自己的人嗎？騙自己的人將來不是可以招致不幸嗎？唉！這何異以火自焚？我看火將及身。你還自誇什麼？蠢畜生！

（啊啊！這算是我最初之課所得的教訓了！我在東京常和人談，說這些日本留學生可憐，讀的西洋的書，受的是東洋的氣，受氣倒不怕。只可憐那些大學先生個個帶一副神經病的面孔。唉，才一兩年呀，再五六年

之後，我怕也難免！唉！可憐！我不解中國每年花費數十萬元造些神經病者，有什麼意義？…）

越想，屏周越氣不過，他又想起從前他的朋友（現在已經死了）章斯道怎樣勸他出國；他那時不願來日本，因為他很藐視日本，爭奈禁不得朋友的好意，他沒法子才過了黃海東來，一年以來。他對於日本的觀察也很進步，把從前的藐視心打破了，但是他總覺得這些日本人不可近，不敢近，雖然他們是一個很能進步的民族。他一年以來的生活使他非常不安。他覺得自己比從前墮落了，不忠實了，更殘刻無情了。有時他起了些很危險的思想，他又想人類終不當如斯，然而他的感情又覺得通不過去。這麼着一年之中，他又疑自己得了神經病了。

離開東京，他本抱有無限的愉快，可是現在幻想破滅了。國家，人類，這兩者畢竟不能相容嗎？他現在顧不及去解決這問題了，他滿胸沖塞了憤怒。他目光直注在自己前邊的桌面上，頭上

覺得熱得要破裂。正當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一個學生質問道：

‘先生！渾天儀真是支那發明的嗎？’

‘爲什麼不是，我剛才講的什麼？’

‘怎地有點不可信的樣子。’

‘爲什麼？’

‘支那人還能夠發明嗎？’

‘支那能夠發明不能，你去問支那人。也許是假話，但是書上是這樣寫的。再則地理學的進步…’

那先生又接着講去了。原來他正在講地理學的歷史。（*Bakayaro!*——屏周心中罵道——支那人還能夠發明嗎？）

那是你們日本人能夠曉得的！看！你們已經覺得了嗎？但是…）

轉念一想，他又不高興了。…

噹——噹——下堂鈴響了。屏周立刻起身走了，好像怕有人問他‘支那人還能夠發明嗎’一樣。

走到樓梯，他不禁得嘆了一口氣，他心中想
道：

‘啊啊沒意思！這便是我的最初之課了！這
便是我的最初之課給我的教訓了！’

他轉回頭向四周望了一望，幸而沒有人注
意到他的歎息，因為這嘆息在他看來，是示弱於
人了，他頗不願示弱於人。

再快快無精神地下了兩步，他飛也似的跑
下去，找他的同伴，尋問他們的最初之課去了。

一九二一十月七日上海

忙 人

年關將近了。欣望，焦燥，種種不安的氣象驟然充滿了萬彙。猶其是人們，這種不安的氣象更爲厲害。試向城市去看。瞧那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家中坐的，街上跑的，都有說不出的遽忙緊張的神情現在臉上。

‘世上的忙人真多呀！’

你們要說了。但是你還沒有見桃花塢那輩先生們才真真是忙人呢！

‘桃花塢！多麼好聽的名字，一定是個好去

處罷。’聽了這名字，你們一定這麼想。這却是對了，那桃花塢真個很好的所在。村前一面平坦，有二三里遠的大路，箭一般直的，直通官道，村後陡然下臨深谷，谷中有一渠清水，曲折流繞，河岸稍高。兩旁均種着桃樹，每當陽春三月，桃花盛開，紅綠相映，夾岸成列，真真好風景。因為有這片勝景，這村就有了桃花塢之名。村左村右都是良田美疇，夏天微風吹來，禾苗漾成波紋，煞是好看。村中柿樹很多，一到秋天那紅的黃的；炫映人的目光，尤其使小孩子老遠看見先發出一片叫聲。

‘真真是桃花流水，人間勝境，這桃花塢的名果不虛傳呀！’

小孩的時候，我常常禁不住這樣說。聽見我這種口頭禪一般的說話，年紀大的人們便露了謎一般的微笑。那意思，我簡直一點也不曉得的。一直到了最近。

這桃花塢不僅是名勝之區，並且是歷史上有意義的地方。聽說自從我們那鄉邦開闢以來

桃花塢就早有了人烟，周圍的什麼櫻村，梅莊，得勝堡等等般盛地方，比起桃花塢來，都算發達很遲，猶其是東鄰的稻穀村真是新開墾的土地。這桃花塢發達最早，當然物產豐富，人物輩出了。聽說百多年以前，村中還出過了不得的人物，若倒數到五百年乃至千年以上，那時候這村中所出的人物，都是一國，一時代的光榮。可是年月過久，經了幾回新陳代謝之後，村中的住民，血統上既有了變化，人物事業也遠遠跟不上他們的祖先了。半世紀以來，與鄰村常生交涉，每每都處於不利的地位。村中的財富一天比一天減少，村中人民的氣象也一天比一天萎靡。這些不幸的人們，當着大難臨頭，他們還不及早爲謀，因循因循，把半世紀的大好時光，空空過了。

這幾年來，益發不成樣子了。村中的不肖子弟明目張膽，和外人勾結起來，把他們祖先辛苦積下來的田產，盜賣的盜賣，讓租的讓租，借大一塊桃花塢，除過他們枕席所安的地方以外，差不多全被外村人占去了。有些見過世面的人，覺

得太不成話，設法規勸他們同村的人。但是他們是見過世面的，所以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從他們曾經見過的世面上得來的，出自心裁的却一點都沒有。譬如外村的人說桃花塢的人們懶惰，他們也便說是懶惰。外村的人說是狡獪，他們也便說桃花塢的人們太狡獪了。還有些人歸咎於風水不好，主張改修城池。更有些樂天派的人，主張索性把全村租與別人，自己就喫租爲生的。其他的類此的奇談妙論，自然是很多的。這樣築室道謀的論戰，戰了好幾年，桃花塢依然是桃花塢，時光却矢一般的過去了。

怕是兩年以前了，有位新從外鄉遊歷回來的何先生發了一段新奇的議論，全村人的腦筋都被他震動了。他是個廣經過世面的青年，說的話，自然有一番驚人的道理。他說：

——桃花塢的人們喲！你們都是頭腦壞了的，現在還是改造你們的頭腦罷。

——但是改造你們的頭腦也用不着入什麼病院，受什麼手術，只是很簡單的一回事情。因

爲你們頭腦的病只是一種無形的內症。

——這無形的內症就是由那些…那些廟宇祠堂裏生出來的。好像狐祟的人一樣，你們是被這些神鬼祟了的。

——祟了你們的神鬼，早就沒有用了。你們試想想這半百年來，你們受盡了外村人的欺侮，你們的神鬼可曾保佑過你們沒有？

——這些不保佑你們而且作祟的神鬼，毀去了吧！拆那廟宇，搬倒那神像，你們的病就好了，桃花塢就和外村一樣強盛了。

這是怎樣驚人的議論喲，在桃花塢的人們看起來！起初也還有些懷疑的和反對者，可是不久，偶像破壞便成了這村裏的流行；強烈的輿論把懷疑和反對掃蕩了去、

‘是呀！這半百年來，我們受盡了外村人的欺侮，我們的神鬼一回也未曾顯靈保佑過我們。是呀！何先生的話真不錯，這些可惡的土偶木牌，老早就不靈了。毀去了吧，毀去了吧，何先生的話真不錯，我們快把這沒靈性的偶像毀去了

吧。’

怒潮一般，大家不約而同，擁在破廟的前面。這桃花塢，說也奇怪，祖先傳來只有這一座廟。而這座廟已經有幾世紀未經修理，破壞得不堪。這破廟中供了三尊穿袍端坐的泥塑像，聽說原來是祖先中傑出的人物，本來是塑像紀念的，後人却當做神來崇拜了。到處都是一例，地方一老，什麼東西都要腐敗，桃花塢的偶像也是這樣，早已沒人瞻拜，金身早已剝落不堪了。這天，桃花塢的人們，聽了何先生的話，大家怒潮一般擁進了破廟，把那毀落不堪的紀念像，攀下座來，大家用腳來憤憤地踐踏一番，然後把牠們打得粉碎粉碎，高唱着凱歌，大家各自回去了。

人們真是奇怪，當想做一件事的時候，興奮達於極點，非達到目的決不能自休；但是目的一達，興奮的最高潮過了，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空虛的悲哀，充滿了心中。人們畢竟是很弱小的動物，而況桃花塢的村民本來又是人類之弱者呢。

乘了極度的興奮，他們作了他們累代祖先不敢做的大事業，可是事過境遷，他們的心中除過空虛的悲哀以外更加了恐懼的不安。

甲說：‘不知爲什麼我心裏怪難受的，好像失掉了什麼寶貴東西似的。’

乙說：‘不知何故我心裏怪不安寧，好像有什麼大禍要臨頭的樣子。’

這些老頑固且不講，那些青年們，又是一個樣兒，他們私相告訴道：

‘怪的很，我心中似乎失了中心。’

‘我這幾天簡直坐不安立不寧。’

‘我心裏很慌張什麼也把握不住。’

青年們失了他們的快活和勇氣了。這個現象最足以使村中有識的先生們不安。’

他們私下各自想了：

‘這不是好現象，青年們喪氣到這步田地。’

‘古風遺俗的勢力真大，我們能想什麼法子來代替牠麼？’

‘毀滅偶像，就不該留下廟子。既留下廟子

就不能不有新偶像。’

‘本來偶像是**不應該破壞**，那是人們無形的主宰，破壞了自然要使他們混亂不安的。’

最後簡直有人想到這裏。

最聰明的畢竟要算是何先生。自毀像那天起，他成了一般人們尊敬的鵠的。他說的話總有人信，也不管是非真偽如何。一般人不安的情況，自然逃不出何先生的明察之中。他曉得若趁此時機他不有一番表示，他一生便休了。若趁此時機，他能利用有一番作爲，這小小桃花塢就不成問題，是他掌中物了。很深沈周到地想了一番，他便告訴了幾個和他最相好的幾個人，叫他們去做一種宣傳。

他們便告訴大家：

——我們村裏有何先生使我們從陳腐的鬼神解放了，這是何等幸福的事。但是我們只聽了何先生一句話，我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件事，我們應該聽他的話正多哩！我們不當誤會，何先生叫我毀滅無奇無靈的舊像，他并不阻止我們

接近真的可尊敬的偶像。放開眼睛一看，我們便曉得別村都有他們的偶像，我們怎麼可以沒有？不過我們要和他們一樣要活的偶像，要有靈驗的活偶像。我們不能還元去再拜那泥塑木雕的偶像了。這都是何先生的意思。

聽了這話，大家蛙叫似的萬口一聲請何先生出來，何先生在衆人面前不慌不忙講出一段大道理來。

他是經過大世面的。他講出的話總有人們意想不到的地方。他先拿許多例講給衆人聽，他又把許多鄰近大村，敷說了一遍。他勸大家頂好就是在最興盛的鄰村裏搬一個偶像來。大家倒沒有主意了。沒法子大家又要請教這智多星的何先生。

何先生便說：‘你看西邊的梅村，那是多麼旺盛！你們不知他們有很靈的活觀音在那裏。我是親見過的，你們若願意，我可以搬請他過來。’沒開過大眼界的羣衆對於何先生的話那裏會說個‘不’字。何先生見沒人反對，便去做搬請的事業。

不幾天，梅村的活觀音便出現在桃花塢村人的面前了。

這桃花塢有一家大族——不是出身高門大第，是乾子徒孫很多的一個大族。任夫子便是這一族之長。他也是一個很有來歷的人。十幾年以前，他就對桃花塢的人們說過這幾回話，但是他的話照例是案而不斷，一般人聽了，罔知所從，所以沒有什麼結果。近幾年來不知何故，他常常和村中倚勢凌人的一些不肖子弟勾結，善良人們漸漸不大睬他了，這回何先生做了這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任老夫子不禁有點眼熱。他族中人多，不怕沒意見，他便悄悄召集了一次會議在他的大客廳裏。

‘這不用你老先生憂慮，’聽了任夫子的報告以後，一個最年青的弟子莊君說，‘他何先生可以搬活觀音，我們難道就不能搬請活韋陀 活釋迦麼？弟子從前也曾注意過，那芙蓉村，得勝堡，各地的活神，活偶像，也正認得了不少。只要你

老先生肯出頭，弟子不辭奔波之苦，願以三寸之舌，多搬些活神，活偶像來，和那何先生的活觀音門法寶。

得了任夫子的同意，莊君便先上芙蓉村去搬請，不料就碰了個釘子。他毫不折勇氣地又上得勝堡。那裏活菩薩老了，只答應了隨後遣個法徒去顯顯神通。老大不高興，他硬着頭皮走進了銀蘭莊。銀蘭莊有個不凡的人，莊上的人却都見不得他，因為他不肯順人們的意思說吉利話。莊君沒有法子走到這位活偶像前面，恭恭敬敬請他上桃花塢去施法。他編了一大篇誑，說桃花塢的人們怎樣仰望他，都叫他做活金剛哩。活金剛——就叫他活金剛罷——受了這樣的恭維，自然就很歡喜地上桃花塢來了。

我不在這裏詳敘活觀音和活金剛門法的經過，因為這是人人都曉得的事情。不過觀音畢竟是觀音，有甘露使人陶醉，金剛不免有怒目的氣象，連搬請的人們後來都搖起頭來了。

自從何任兩先生發明了搬請的一法，桃花塢猛然呈了生氣。漸漸搬請已經成了習慣，要是有一年不行這故事，大家就像缺少什麼似的。有識的人爲搭請勾心鬥角，費了不少的氣力和時間。每到春二三月，別村的人們都在及時行樂，保養精神，桃花塢的人們却個個埋頭在活偶像的聖壇之前，受什麼教訓。有識的先生們爲趕上二三月的要求，年底前後便忙起來了。

現在又是年關將近了，桃花塢的先生們聽說又要上殷家寨搬請去，以預備明年春天的熱鬧。其實這熱鬧也很有幾年了，熱鬧的無效果，他們却何嘗想到！也許他們早已想到，但是熱鬧依然是耍湊的。有些不明時勢的人看見熙熙攘攘的人來人往，便禁不得時常微笑着說：

‘你們瞧瞧我們的先生們是多麼忙呢！’

A與B底對話

A 你何以總是鬱鬱不樂的呢？莫不是你有什么焦心的事體麼！

B 說那兒話！你看我是這麼快活地笑哩！

A 你固然是笑着，但是你的笑聲中帶着悲音；你的笑容中帶着愁紋。你這笑不是快活的表現，只是不快的假裝。你說我講着了沒有？

B 是的。也許我這笑是不快的假裝，但是這假裝我也很願常有，你說我不樂，其實我很願常笑。有時候我故意攙在叢中，聽別人講開心的

話，有時候我故意讀滑稽小說，讀喜劇脚本，看賈潑林的喜劇；甚至有時候我故意對着鏡子，作起種種怪相；我真千方百計想使我笑，但是笑了以後，總有一種說不來的空虛，無聊，怠倦，悲哀的氣味，岫雲一般，漸漸地從心底湧起，霎時，便滿壓了我的心頭。

A 那麼有什麼不快心的事刺戟了你麼？

B 要是什麼也好了，不知什麼原故，連我也說不出來：我怕是患憂鬱症了。

A 那有這種事！你不過自己不留心罷了。你試仔細分析你最近的經驗，你必可發現你不快的原因。不然，便是你對於將來生了憂慮疑惑，不能自解。譬如戀愛呀，友情呀，社會的地位呀……

B *Everything or nothing!*

A 這話怎麼說？

B 一切都是我不快的原因，同時又說不來是那一件使我不快。將來無往而非憂慮疑惑的種子，但是有什麼具體問題麼，却說不上。過

去呢，更沒一件使我快活的。對於自我過去的全體都想否定，我却仍有時充滿了愛惜之情。不僅如此，我對於現在行動的自我都常常持種冷笑旁觀的態度，但是稍微時過境遷便又換出一副嚴肅的面孔來，峻烈地責備自己。甚至有時一面辯護，同時又出來說公道話；一個自我分身為三。李太白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之句不過是詩人的幻想，我現在的內生活，真是一身分為三人了。

A 聽了你的話，我真對你同情。我也是過來人，我也有過所謂 *Jugend Leiden*，但是沒有到你這步田地。

B *Jugend Leiden*?也許是的…

我却也沒有你這肯對人同情。別人對我訴苦悶的時候，我必以極樂觀的人生來駁辯他。其實我很抱着光明的樂天的人生觀，我絲毫不是什麼 *Pessimist*；我的心境，好似這六月的晴空，你看那天空不也是湛清的光明的嗎？却總有斑斑墨雲低壓着，而這些黑雲又時時有可作暴雨

的徵兆。

A 你可以做詩人了，你頗愛形容。

B 若我能做詩也好了！詩是自我最直接的表現，我也曉得。可是我稍有點詩興的時候，必有一個 *Prosaic* 的自我來破壞，不然便是道貌玄然的另一個自我，把他引到杳不可知的玄理窟去了。這一兩年來我簡直不能做詩，感情極發動的時候，我便取古人的名什來急風暴雨般地讀下去。那種現象，簡直像發狂了一般，第二個自我又在看着那狂態冷笑。

A 自我分裂到了這步田地，真是可憐。我看你現在的精神狀態正如中國的時局……

B 正如中國的時局，急的求統一，反而愈成分裂了。

A 但是分裂終非長局，終非統一不可。你既於人生全盤起了根抵的疑問，你何不去向哲學求徹底的解決呢？

B 哲學那撈什子麼？

A 你也討厭哲學嗎？像我們這班庸俗人

不待說是和牠無緣，我們的煩悶也都不過是些部分的，暫時的，容易解決，無待於牠。你却不然。你既然對於人生生了全盤的不安，對於自我感覺了深刻的分裂，你的煩悶是永久的：你正該向哲學求解決，你怎麼討厭牠呢？

B 怎麼討厭牠？連我也不知道。實說罷，我不信哲學的辯證或思索能找出人生。人生是變動的，變動到片時也不可捉摸；人生是不變的，自 *Prehistoric period* 以來，依然沒有差異。真理是最平凡的，哲學應該是平凡的 *Science*。哲學家應該是最平凡的人。但是自來的哲學却不如此。玄妙的形容，艱澀的表現，廣汎籠統的結論：這是他們最特色的手腕。若有悠閒的歲月作這種論理的遊戲，也未始不是人間的一種幸福。只可惜我沒有享這種幸福的資格，至少我自己也不容許我。

A 你罵哲學家未免太過了。我雖是門外漢，但是我對於哲學家頗抱同情。我以為宗教家，藝術家和哲學家，都算對於人生很忠實。他

們至少對於人生都相當地苦悶過。並且最玄妙，最深難，最廣汎籠統的哲學家，也就是對人生深刻地苦悶過的人們。越是偉大的哲學者，其思想中包含的矛盾點越多。

B 這也許是自然的結果。這且不細說。我對於哲學家確是太刻苦了。哲學家實在是對人生最受過苦悶的。我說了；真理是平凡的，這話不完全；我應該說：真理是最平凡而最高深的。所以哲學的玄妙，艱深云云探，也許是真理求者應有的特權。但是對於宇宙人生發疑問求解決，這果真是人們權限內的事嗎？哲學家的苦悶不是越權者的作孽自受嗎？

A 照你這樣說，好像宇宙有個主宰者，人們只該服從這主宰者的指揮，不該去過問。這好像是宗教家常說的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過照你這樣說法看來，你很可以入宗教了。宗教也是解決人生，統一自我的一個法門；你便入了宗教也好。

B 宗教早亡了。神們早死了。現在有什麼

宗教。宇宙有個主宰者嗎？誰知道呢！宇宙要有個主宰者嗎？主宰這宇宙的主宰者，又是誰呢？這樣推論下去，將至不可終結。宇宙主宰者又憑什麼主宰宇宙？憑他的自由意志呢，還是依照 *Law* 呢？若依照法則，那麼這宇宙主宰者不算終極。若說憑着他的自由意志，那麼人們只討論‘媚寵’‘媚奧’的事情去了，還有什麼人生。也許有人說：宇宙主宰者的自由意志便是宇宙間自然界的法則，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

這是斯賓挪莎一班哲學家最愛說的話了。哲學家愛牠是牠可以適合論理，彌縫矛盾；但這也就是此說之弱點。因為宇宙人生中，實含有無數的矛盾非論理的原故。適合於哲學家的論理的神，自然和生氣活潑潑的人生緣分太遠了。

A 你說的都是中世紀那些經院哲學家討論過的陳話。現代人的宗教觀，依我看，并不如此。現代人的宗教是出於自我內部的要求，并不管什麼與論理合不合。

B 我說的固然是陳話；但是思想上的問

題，古往今來，並沒有過什麼新的。不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中心問題，一般人都去討論，便是新問題，但是人心流轉不定，漸漸又傾向到別個問題，昨天還在興味津津討論不休的新問題，今天忽然便成了陳腐無奇了。人們既然都鄙為陳腐，我自無再‘鑽牛角’的必要。但是依自我內部的要求，宗教果可以成立麼？若宗教心可成立，那麼要援例的怕不止一個。因為人們內部的要求正多著哩！也有立腳於人類心理或社會需要來主張宗教的，其說不能成立也正與此相同。

A 我和你談論宗教，無意中，連你對於科學的意見也領教了，我猜想你對於科學也沒有怎樣的信仰。我看你至少不信科學可以解決人生。

B 我不信科學可以解決，這話是的。

哈，你很有趣。你說科學，又說什麼信仰。

但是你的話並不錯。科學是疑與信的交響樂。沒有疑，科學不能發生，沒有信，科學不能成立。所以科學也可以成一種迷信，科學的學說可

以變爲一種宗教，若是信的過度了的時候。

科學與人生，這問題本很大，很難，很久遠，我不能遽下斷語。但是我不信科學可以解決人生，也有一種想法。也許這是我一種迷信哩。我信科學是研究人生的部分，而不能解決人生的全體。我信科學可以解決宇宙人生一斷片，一部分的問題，而不能解決人生自身這個全的問題。

A 現在中國方面討論科學與人生這個問題的人很多。只不像你這樣輕易…

B 我不曉得他們都說些什麼，我不過講我自己所信的。我信科學不能解決人生，同時我推崇是人類最高的知的收穫和作用。

因爲我不願把宇宙人生擱在人類的知的範圍以內。我講了哲學家要解決宇宙人生也許是越權的事。

A 那麼斯賓挪莎，柏格遜的那樣崇高優美的哲學，據你看來，都不成了不值半文錢的東西了麼？

B 不！不！那都是人類的傑作！不僅他們

兩個的是如此，就連希臘的自然哲學家和 *Plato*, *Plotinos* 等理想主義者，中世的 *Boeme* 近代的 *Hegel*, *Schelling* 諸大家的思想，沒有一個不是人類有數的傑作的。牠們很可以給不少的慰安和感動；但是那感動和慰安不過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等大文豪的作品所給我的一樣。試問 *Schopenhauer* 畢生的大著與 *Maupassant* 的鋒利短篇，其引起我們對於人生感悲哀之點，有什麼區別？我把哲學家浩瀚的大作與詩人寥寥的四行詩一樣地看：他們都是人類最高精神的結晶！

A 聽你這樣說來去，說我自己反莫名其妙了。你究竟有什麼煩悶？你的鬱結怕有點消下去罷。我看你想說話得很，而又無法發洩，所以鬱結成悶悶不樂的樣子。聽你的話，你的思想并非亂雜無條理的，沒有發生煩悶的餘地。

B 果真思想——知的作用的精華——可以支配一個人的全生活，那人便幸福了。可惜此事不可能！我常常終日冷靜反省，我的行爲和思

想相衝突，相矛盾之點，不知道有多少。理智與感情的調和！我對於此點怎樣努力過。但是我依然抱着個破裂不完全的自我。我不願講什麼宇宙本原人生究竟的難問題，我只願認定現狀，肯定人生，我只意識我是一個人。應該快快活活地做一個人應做的事：然而我常常感到微妙的疑惑和輕淡的悲哀！是的！我常常感到疑惑，怠倦，焦躁，悲哀！我也不曉得爲什麼。也許就是你說的‘青春之悲哀，’也許是一般所說的，現代人的苦悶；我也不管牠。好在囉嗦了你半天，我的精神又有了點撥雲霧而出新光明。我又覺得滿身重添了生活力。我的理智與感情在這一瞬間又融然重逢了，好像金蛇般的兩條光線相遇在*Focus*上，發出白熱的強烈的奇光！我的心底有個聲音在快活地叫着——*Vivre, c'est creer, c'est faire tout pour rien, c'est une...!*

A 你又興奮起來了？

B 是的，生只是活動！生是無所爲而無不爲！生便是創造！

A 創造是神的事業，你又唱起宗教的高調來了。

B 不！不！我只願作個最平凡的人：人們都是創造者。我固不懂什麼佛學，但是我敢信人們都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人們只是為生而生，為活動而活動：這便是創造。我只想作這麼個‘創造者’的人，我只想永久活動。我只聽生命活潑潑地發揮。為忠於生命，我要破除一切羈絆，打破一切藩籬，我要剎那剎那地生着，同時我要永生！